

説

鈴

14
347
15



門呂
號947
卷15

冥報錄卷上

西陵陸圻麗京手編

李華字

海寧縣西鄉石墩村有李華字者其人務農樸實偶患瘡證見有
二冥差從枕旁出一為蔡有成一為沈亮以牒票示華字云汝有
名當死但汝平生謹厚俟同牌數十人攝到最後來取汝耳有成
等去二日忽有一總角鬼亦從旁出華字方昂首諦視枕而繩已
繫頸間即被牽掉而去縛土地石王廟門前大樹上頃之見有成
等繩引數十人袒胸而來詰責總角者汝何物白捕亦來擊人即
劈面一掌總角碎易而去因謂華字云冥司法雖嚴然名稍後者
猶得逡巡規脫吾二人本憐汝未即行拘不謂此鬼先攝汝至我

冥報錄卷上

輩欲送諸魂詣土地祈唱名俟事畢恐汝魂冷不得返奈何因移
人家所寄棺木板當風處曰汝幸避此間足相遮蔽此唱名完有
成輩即引華字出曰露行還家恐魂又冷奈何因搓其魂如一粉
團狀以紙包裹納之袖中途遇華字家買棺者襟其間同歸至戶
外透擲之華字方醒云急備紙錢羹飯有成輩飽嚼後向華字云
吾二人終憐汝不欲挈汝去但我輩陰魂每至勾攝生人時若不
得前必須陽魂為導汝能為吾導吾當全救汝矣華字許諾此後
每攝人二人必來華字必暈絕嘗至人家臨命終時多有親戚圍
守陽火焰光高尺許殊難迫近而符又有限因故作狗插屎殺親
戚分散審視乘間縛取一日有鈕姓孝子三人皆壯丁恐其父死
痛飲劇醉共坐屯守火光高數尺尤不敢前不得已於空屋中推

倒大酒罈劃然作散羣起驚看而止者甫得就擒其艱難如此又
人應死者或初生另有地方嗣後移居不一冥司牌票必下初生
處土地行平關至抱病處土地然後行拘死後魂亦先至病處後
至初生處不相紊越又嘗見地獄中應託生魂靈率如湯團大青
綠色每小鬼大盤捧出陰司祖宗捨子孫者或至狼藉滿地令其
人猶在時時瞑去為言禍福亦一異云

鍾遇哉

仁和博陸村文學鍾遇哉即予友陸驥武嫡母舅也遇哉嘗言仙
家有云人身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予昔年抱病死而復蘇
始信此二語為不誣也按遇哉於丙戌年往探其族鍾梅城於姑
孰時梅城為姑孰太守遇哉於署中代閱文卷暑月過勞感疾漸

危即自見魂魄已離魂繞尺餘肅衣冠左腋憑亡母右腋憑亡妻
向裏床拜禱求生甚急此神之欲得人生也又見魄形白裸體散
髮如本身長大喜其得死如釋重負意之所至輒得將戲嘗隨人
往買棺見賣棺者爭價若干又隨人入司李署中借貸送死之具
并見二狗當竈而卧此尸之欲得人死也又云氣垂絕時即見魂
起少腹丹田如湯團狀青碧色漸升漸高至臍而氣急至胸膈而
喘粗至喉間頭上時兩目上竄全塞於顛頂迫逆良久如裂石之
狀而魂與體離魄與魂判氣竟絕矣過哉又思身死於此家人輩
不可得知須托夢乃可緣舉念間便已至家瞬息千里非若生前
滯於形有反有隔絕之苦即見伊伯父濱石公及西席暨妻黃氏
為言已死狀同時托三夢焉乃海城數日前延一高醫醫以冗不

至其時始來診脉脉已脫醫捫其胸次尚溫姑予一劑覺一滴落
喉間餘皆湧出入喉者涼沁心腑如火宅中得冰雪一時頓覺快
徹即聞耳目口鼻中如風如霧從外墜入者不可勝數良久尺餘
小魂飛來腦耳間忽左忽右求入不得又見魄形亦覆身上須臾
小魂震天一殺從腦際迸入而魄已收還不復見矣從是過哉得
生至今猶在至買棺爭價及竈旁卧犬三人同夢則又訊之家人
一一符合乃知死生感通之理非病中顛倒也存之以資要終之
學云

崔四官妻

萬曆末年湖州歸安六區里崔四官妻年可廿歲許於大雷雨時
往石坡口淘米被暴雷震死其夫負其尸於室中未逾時雷雨忽

又大作香氣滿室其妻遂甦問之則云雷神擊他怪誤中某身有神授藥一碗因此得活蓋此婦年少有孝行者也

陳文學妻

新市陳文學妻年可三十許於癸巳年歸寧至蓋地行散忽然暈絕扶歸即有白鳥隨後於室中飛翔良久鳥去其妻即作刺船狀并作鬼語云汝前生船戶也我乃客商負重貨被汝謀死吾於冥司告准許我跟尋報冤歷有年所不意此地相值必不放汝文學以年老無嗣而妻方有孕求緩其期得免身後就死無所恨鬼答云彼作孽若是寧令有遺種且仇人相見可俸緩須臾耶數日後竟斃

逆子逐母

平望之北有子逐母至姊家姊養數年一日子復至姊家姊遺以斗米并責令歸養其子至中途推母下水未至家遂為暴雷震死以其頭其母從水中著淺處得不死忽見子頭含乳間而出人平望王姓者被營丁誣陷為盜吊拷致死并破其家其母妻設神位號冤甚切尋營丁亦被暴雷震死時俱乙未五月十七同日有此二事亦一異也

僧天香

湖州東林山明經陳太澤者於萬曆中過一僧號天香山東人年二十餘隨解糧船南來寄居東林山旁勤修篤行太澤因為起菴凡飲食衣服一切取給垂數十年天香嘗云我受陳居士供奉如何報答後至七十餘復有一性空師掩關於天香禪室一夕天香

謂彼曰我昨夜夢謁一都院與之分庭抗禮性空曰汝念頭錯矣遂感微疾忽一日將曉陳氏門前環列多人見天香徑入其門太澤在中堂亦親見之即問師欲何為天香僂而不答直入卧內太澤追訊之而其妻已產一子趨使人到菴問天香則已入寂矣後陳氏新生子至拿週日見渠道友平昔所厚者與銀一錠一徒為平昔所怒者搯奉向之足驗其種性之不昧也後長大字聖璇名廷樞中明崇禎己卯鄉榜後於順治己丑舉進士授福建永安知縣今猶現任云至其前生為天香時原無甚慧解惟日課法華經不缺又供養客師務必豐腆自奉則糠覈麥飯頗甘淡薄今之科名福報想有自來也

沈自玉

杭州貢生沈自玉名鼎新寓淳佑橋相國寺壬辰夏五月因病後答拜一友登吳山過勞踉蹌歸卧即時若氣絕者自玉爾時覺身輕舉如在半空魂隨上下歷境冥渺四顧茫茫行百里而遙至一大野更轉道左見紅牆粉界碧瓦朱門有一童子前導再進百步則殿宇崑崙延袤數十里重門洞開兩廊廡俱署十三省名省各有府府各有縣其徃來奔走者皆青衣絳袍手各執簿雜選排擁幾不能前每到一門則有數十力士執戈揚盾攔阻猙獰細詰之童子曰此武林善士沈鼎新也遂從交戟下俯躬而入第一門榜曰乾坤一照見金碧輝煌異香從空中來又進一門其聯曰輪迴生死地人鬼去來關入內陰森閃赫不敢仰視逡巡間見左首有杭州府門署複道逶迤到一大室見伊舊友王昭平先生宛如平

生欽寒溫畢自玉曰余今病勢至此恐再無生理矣王笑曰否否近奉玉帝之命每年五月十二月內兩次對簿考覈天下善惡諸人令閻君查君善行正要加祿添年與海內百餘人同時旌異祿壽正長何必過慮自玉曰得免罪足矣安望其他少聞聞鳴鞭震耳衆肅然曰此閻君將升殿時也各署中官役悉趨而出自玉隨之出見諸閻君垂簾高坐執牘諸人各趨殿下高聲念云某省某府某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善事幾件某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惡事幾件對簿稍差閻君即加改抹約有款時而退次日考覈詳明亦復如是也下油鑪火柱劍樹刀山每置人於中糜爛殆盡忽現原身又受一刑悽慘悲號不忍聞見又有旗幟鼓吹迎送不絕賞罰甚嚴歷歷可畏時見陳侍御玄倩及家大行鯤庭諸君聚坐

一堂自玉思而見之曰諸台翁如此風節世所罕傳諸翁曰如翁慈仁端介獲重閻君亦世人所少有也時王昭平先生從內出曰弟輩彼時幸爾矢志少得無恙今俱作殿前之副矣君棄名謝世亦可謂無忝功生皆冠帶袍服威儀甚都其自玉長君逢垣亦在彼作記室逢垣沒時原有上帝命集八人少一人召我補數之語自玉又聞每日考覈兩省須男子查盡始查女人今二十五日則浙江省矣自玉亦冠帶袍服逐隊而前無何唱自玉名自玉從衆中趨出見王陳兩先生及家鯤庭皆旁坐第六殿閻君之側諸閻君向昭平先生輩曰此非善士沈中新一衆曰然閻君下行賓禮坐賜茶皆紅磁鉢味香烈閻君曰查君一生孝友貞潔不淫一男不破一女不交一妓事不虧心錢不妄取屢行陰騭不求人知所

以君之文與字俱有福於人間自玉曰鼎新日惡過戾多端方自
砥悔有何德能闡君笑曰正在此議加君壽永為衆式自玉益惶
悚不敢當闡君因以簿示自玉皆自玉自少至老行事無不登記
有一二方便事未向人道自玉亦忘之久矣極蒙闡君贊賞闡君
因曰君亦知人有一生作善反得功名者乎正以名位不高則殺
身不烈又有一生作善反得貧賤者乎正以功名不牽則身名自
泰此正賞罰轉移的微權如君勤學一生區區鄉榜屢得屢失止
以明經終者正泰君之身名耳絕之富貴電光功名泡影真中有
假色處皆空癡人不悟殊可痛惜但今賞不勝罰善不勝惡柰何
自玉曰方今殺運不止皆因人心不回人心不回皆由淫奢無度
想上帝亦無如之何了闡君曰誠然誠然君回陽可向諸人委曲

開導要學做好人總不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八字須要念頭上
做起善惡果報昭然不爽此間絲毫不漏世人百般裝飾都無用
處君為生人痛加鞭策勿謂鬼神之可欺也自玉曰敢不承命遂
辭出昭平諸先生送自玉就道時衆人聞自玉從榻上忽連啟口
曰我要到相國寺去頃刻果已蘇醒此蓋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五
日事也自玉隨拈一偈曰去時如彼淨來時如此明何生亦何滅
撒手可開行漸即霍然而起今自玉年七十餘猶行步如飛精神
若少壯云

凌氏女

杭州文學凌聚吉名華徵子弟親庭同憲友也住新宮橋南首於
崇禎丁丑生一女初無疾病至癸巳年女長十七歲矣七八月間

忽逢奇疾狀若中風目瞪頭旋食淡始甦言見一黑物便頭暈欲
倒平復兩三月忽又一發漸頻數遍訪名醫有言風者有言伏
痰者有言驚癇者有言神氣虛者有言肝虛者有言已身藏神者
服諸藥無筭而終無一効至今乙未四月間年一十九歲每發愈
重聚吉俟其發時諦加審視微覺口中碎碎作聲聚吉始駭然故
與之語輒忽應答言談往復殊有倫次始聞有風世冤業之說聚
吉方知為鬼物所憑乃專求治鬼凡僧道巫覡造禳醮薦之法無
不畢修辟邪鎮鬼之藥無不畢投而鬼忽作語云我係前世冤家
冥司稟白而來任汝守作法終不去也至問其冤業所起及何處
鄉貫姓名輒答云此時未言以當自知迨至五月廿五日凌女見
前黑面之鬼復押一白面者同來且言明日當攝汝魂六月十三

日陰司牌懸赴審聚吉初不之信至明日午後女方坐榻人中忽
大呼二鬼又至已將我魂縛去矣遂復暈倒自此不須頭暈輒見
二鬼押持捺縱不可復脫不復能飲食眠睡每令眼則二鬼與之
爭辯聚吉筆與言鬼便借女口應答而女如在旁竊聽者於是方
知其索冤始末黑面者言我本揚州人名倪瑞龍白面者名袁長
儒與我同里俱係富室兩相誥訟言凌女孫揚州察院姓劉彼收
我銀若干復焚我命於獄我被毒藥所害故而黑如此一魂舍寬
至今六十載今來索命無復他求問其致訟之繇則云瑞龍有地
五十餘畝售與長儒未經了絕而長儒得地即慮反復便投一大
家云已轉賣瑞龍計窮無可加貼繇此仇恨互相訐告今長儒已
絕無嗣而倪有子尚存名宗某其言鑿鑿可據九言已復押凌女

遊地府凡人世所云刀山寒米劍樹鉄床磔磨白碓水浸石壓等
獄又如鬼門閻望卿臺孟婆庄破鏡山等處無不遍歷且言漆河
橋僅潤八寸凡入磨坊者碎磨骨肉片片作殺恚呼痛楚即分形
變畜如虫蟻之類苦不可言大槩始則大地如發墨之黑久之中
又歷歷可見或遊善人長者之處則畧有微明燈燭輝煌冠裳
楚楚又至一所則竟如日月開湖池中或開紅白蓮花香氣襲人
堂戶皆金碧云是最善者之處也又殿側大廳院一所即閻君賓
館中有鄉紳二百餘人冠帶峨峨女至其中或有相拱揖者言面
甚善云是昔同年同寅輩一時忘其姓字又有當生人道未得空
缺者此類最多總聚處亦無善惡諸相又三堂親戚中或有見者
或不見者或有與言者或不與言者又見前世母氏為年白髮倪

瑞龍紙之云此一箇老婆子凌女又怒云汝部民應稱太夫人鬼
子敢爾耶聚吉聞之猶疑恠誕難可准信然又念報冤之說世亦
嘗有計惟詐之本府城隍正神求其別白是非於是以六月初一
日虔往投詞大意謂果係真寃殺人者死負人者償夫復何辭假
令妖狐野魅故托妄言擾害無辜則祈神聽聰明立賜處決兼令
凌女拜禱觀音大士日誦三千般求其解寃釋結直至初八日下
午女果見二公差至云城隍出牌初九日下午又來言明日五鼓
候審而袁長儒者如有恐慄之狀凌女方悟此獄或係此鬼所成
也至初十日五鼓差人果押二鬼至同凌女魂赴城隍審理候開
門升堂三人進跪堂下瑞龍先言伊在揚州作官既受我賍復害
我命凌女因言據說我受汝賍如今不知有無但我既為官豈能

躬自詣獄來害汝命是誰持藥藥是何物須還明白我方承認瑞
龍語稍塞城隍因言汝辯有理人命何與汝事但不應貪污受賂
汝既為官受朝廷俸祿如何私取民財難免罪過因指瑞龍言汝
作鬼六十年真害汝命者不知却去告伊念汝喪命姑責五板因
指袁長儒令說長儒已自服粟猶言此事小人不知道城隍怒令
夾起來見吏卒上夾鬼便自招云尚有下毒家人因放夾責三十
板審訖城隍分付我衙門不定罪十三日仍聽殿裏審去如是遂
出自始至甦約半時頃此則六月初十日五鼓審勘事也城隍紗
貂錦袍燈燭香案殿上諸吏俱帶外郎帽辦事階下俱是隸卒拱
立堂陛寬廠殊非人間廟宇也至凌女每對簿則仍方巾葛衣朱
履有所稟訴即與倪袁二犯同跪稟畢即站立左旁其體與齊民

迥別又審後瑞龍來凌家雜若憤懣然束縛稍寬強梁稍沮即其
同長儒索酒食紙錢辭亦稍哀矣至十二日晚二鬼又至言明日
已時三殿閻王掛審汝須准備諸事遂守定不去至次早聚吉用
好語勸解且許其審畢送女復還仍予銀錢兼設酒食鬼伴許諾
迨至辰刻俄見冥司二差至凌女向卧床第至此忽自起立索換
衣衫與家人作別不勝其慘言已就瞑聚吉按視脉息但遲極不
竟斯絕手足俱冷而心頭微暖候視約半時頃但見微作淚容又
少頃微聞言此路晒甚熱蓋其甦時正赤日將中也俄又言汝等
定要喫飯去言畢欠伸而甦因言方去見者是三殿閻王側立司
善惡二判官階下俱小鬼獄卒押縛可怖中頭馬面守門始聞唱
名黑面者名倪瑞龍次唱女名劉某按聚吉自註其名不又次唱

院錄 冥報錄卷上

袁長儒則白面者是也閻王廷訊二判持簿查閱瑞龍與女爭辯亦如對城隍時語一判大殺指凌女言曰人命不干汝事但汝得銀一千二百兩亦不為少汝罪過尚有不放汝回凌女惶恐乞生言我雖有罪但令世父母生我一十九年未嘗孝養願且放回蓋向之作泪者此也閻王因言汝既如此說我放汝回去但此去做好人壽命可延如或不改仍來受罪遂發放回去倪瑞龍令其投托人身以在生作惡仍責十板戒訓其袁長儒不責令收監受牢獄罪十年仍令二鬼送還凌女遂從床起急令燒送紙錢羹飯以贈其去又從前談口數壇超度二鬼無甚應響惟集慶隱崖禪師年已七十有九戒律精嚴至是將施食時凌女未嫁之夫有江聿修者雅不信鬼頗懷腹誹女即控房中云汝家何故令外姓人罵

我問之果然聿修即前器伏罪又云今日施食極誠法師極有道力故寒林親身自來但我輩既爾長往劉公必須一送女因靚粧冒雨出中堂坐視談口若無病者而江君親見寒林黑而吐火形見驚怖虔拜自是之後二鬼絕跡凌女沉疴如失云

百十二
月天

凌女嫁後孕
此二坎以丁

按聚吉自序云凡紀籍所載前生宿世因緣果報之說聞之熟矣以是為釋氏之苦心警世之善語為者所不道也豈知今日近世已身耳聞目見皆非影響之理姓名俱有對証雖欲不信不可得也故不敢隱謹述其事如左○人妾子女自己未五月廿五日至六月十三日計十八日粒米不進目睫不交當其去也則僵卧竟如死人及其懸棺去后仍如平日自始至終曾無

一語模糊其間幽冥警策之語甚多筆不盡載要不敢增飾一字以墮妄語之戒也因思世人或有恃其勢位負其才力者少得尺寸廣作不良傷心割骨無所不至豈知現世所不報者即再世之後重泉之下焉有全完隱毒獲得而甘心焉者昭其姓名揭其行事不能掩獲伊可畏也因稽前後始末併載於紀或亦冥冥之中與羣蒙而肅玄箴之意云

折按凌女之病發於癸巳距前六十年編查履歷止一姓劉者任淮陽巡按名應龍字在田湖廣寶慶府邵陽縣人中萬曆八年庚辰進士書二房座師余孟麟字幼峰江寧籍祁門人任編修甲戌進士大主考申時行吳縣人壬戌進士副考余有丁鄞縣人壬戌進士又查應龍鄉試八十九名會試一百五十九名

廷試三甲六十一名禮部觀政初任崑山知縣丙戌行取四川道戊子長蘆巡監己丑淮陽巡按庚寅丁憂甲午補河南道巡按山西乙未養病庚子起江西道巡視南城巡按福建甲辰順天巡按乙巳陞南京太常少卿丁未養病自前萬曆己丑係男身巡按至今癸巳女身見思通共首尾六十五年又今乙未則六十七年也但履歷止書姓名及字皆無別號豈劉應龍字在田者後號玉臺也此外淮陽巡按姓劉者唯萬曆癸丑進士劉大受字貞白湖廣鄖陽府房縣人然任淮時為天啟癸亥距今僅三十三年又與前說不密也容再考之淮揚袁倪二姓及邵陽劉氏家乘庶足傳信云

漏志高

漏志高錢塘縣太平坊人年四十歲縫皮為業其人謹厚謙抑聰
穎識字乃杭俗古塘東巖廟神室最稱顯赫每歲三月廿八日生
辰士民傾城焚香祝拜丁酉二月念高先於廿六日虔誠進香歸
廿七日郊刻忽夢有人叩門呼志高甚急高應啟門見一方巾
青布袍白髯者儼然坐地也認高曰少頃有人約汝講話訂汝在
家慎勿他往即嘆氣口於高而寒冷刺骨陡然而覺此身亦無
所苦惟舌不能言矣高疑為喉燥索茗澆之但以手拍牀八歲女
進茗一甌不解家人驚怖延醫視之醫云鎖喉風也高心知其非
索筆書云喉間快利無病偶倦於言詞行即瘥矣書畢乃夢前土
地叩門甚急高復啟門見土地率一差官隨四健倅差官頭帶金
盔身衣緋袍雲肩繡龍跨一大馬馬後二倅紫中金抹額團花襖

二倅大圓帽一撒青衣五人形體皆粗壯倍陽世豪惡萬狀叩擒
高鉄鍊鎖馬脚上械手仍從後鞭撻之其行如飛須臾下馬鎖置
一小樓上且持殊粟向高云奉本司命逮紫急重犯十三名差官
捉拏非比汝常汝正第十三也高見粟上等滿志高湖州德清人
心竊疑之云我平昔守分何故有此奇禍且姓氏知貫不同得微
有錯誤耶頃之鼓鼓三通早差官云官坐堂矣即縛高去高見朱
門碧瓦大抵如官府大第最為宏敞西廊下披枷者不計其數
亦如人間群畜狀也縛高至丹墀下跪入十二犯隊中差官稟稱
重犯漏志高已等到高苑基高城殿宇朱紅比陽世尤加巍煥
南面尊官紫面三了髯年可四五十許鳳翅金盔蟒袍玉帶形體
亦壯大倍陽世有官二官皆紗帽紅圓領廣恭尊官答禮各官

分坐兩旁想皆感念司也久無西指上有善人十三人上堂恭
謁男子十人女子三人男子中有一帶金珠者尊官亦與答禮和
顏問曰汝等皆善人死可嘉尚時高跪階下心甚憂怖以資用無
一錢隣里無一人知者其一寡女或出拜客或下客廳酬應即令
辯脫今夜亦無宿處願十餘錢可若何吾計惟冒死早辯痛哭喊
屈尊官問誰差官恐稟即重犯屬志高也尊官云掣志高上來汝
既係重犯何故喊屈高曰高本錢塘皮工守分營生不知何故得
謹及見鈞票掣者乃是德清滿志高與其無干伏求釋放尊官遂
取錢塘簿籍簡視果有皮工漏志高云汝作人頗有好處且陽壽
未絕安得誤掣高聞陽壽之說始悟身到冥司前此皆疑為院部
諸衙門也因思此尊官或即東嶽神乃云前者志高虔誠進香神

明想亦鑒察嶽神微笑曰我知之遂再簡德清籍果別有滿志高
乃真犯也其硃票原寫滿字特以嶽神硃筆點濃點却草頭遂誤
漏字而捨德清而掣錢塘人則冥差之誤也即將四俸各責二十
棍別令一俸送高還陽誠云汝歸當作好事高叩頭謝恩而出須
臾始覺清醒其妻子方環聚啼哭蓋自廿七日已刻死去世八日
辰刻方甦也高甦後乃索筆書東嶽掣德清滿志高公差誤掣我
今送還魂速備羹飯紙錢以馮送者家人治酒膳并以錫箔紙燒
送乃冥司率重整潔銀錢一錠亦准得陽世紋銀五分若胡亂錫
紙則如低假銀不可用也送者既去高口尚不能言隣里以冥差
始則誤拘平民繼則勒魂不放尋議動一公呈赫之嶽廟正商畧
間高忽見前四俸乘輿而來云為汝事使我輩受責兩腿腐爛難

行令皆乘轎可速沽酒食謝我并每人十兩調理斷不可少又云我輩俱不茹葷只須素酒拜高家即與羹飯忘設坐具四倅責之為設椅檯焚整潔冥資數千一倅持布包收銀約共碎銀三四千金也出門後人來言聞汝鄰里有一公呈若燒去我輩必又受責可取來焚之榻前高如其言焚竟即見彼倅取此一呈并收包內而去土地當面指高曰汝愈矣高遂應殺能言長齋絕葷至今無

冥報錄卷下

西陵陸圻麗京手編

黃景範

平望黃景範生於崇禎辛未年今寓居南海於壬辰年二十二歲時六月十九頭覺漸眩至廿二日清晨內室閒坐忽頭中大痛即時倒地昏暈中見一人披髮流血手持大刀喊曰還我命來有數十小兒勸解其人大呼口中黑氣如烟小兒俱被沖倒眼前皆暗忽見白光沖開黑氣光中有老僧端坐右手執杖左手持珠唱曰且住且住其人曰我受冤七十餘年今日相逢如何住得僧舉手云阿彌陀佛饒人是福冤冤相報何了期其人曰是是柰我心放不下如今不傷他命罷了遂以手取舌用刀割去僧曰罷罷還

他罷其人曰還便還且待我恨氣消遂持舌奔去僧將行顧範曰
你還認得我麼我乃當初雲栖老人也你如今不必忙百日内自
有消息景範醒見衆人環立欲言所見不能出殺以手撫口舌仍
在也惟喉與胸畧有空痛別無他苦至夜獨卧恍惚見一女子窻
外叫曰你好睡也手撒泥沙覺偏身麻痛忽有武士持白傘來遮
連夜如是至七月初一夜景範與其妻同卧武士以傘覆身上掩
鼻而去但其傘甚小止可覆自身泥沙着傘上即滾去有着其妻
身上者隱隱如火光三夜如是其妻身發大熱景範心知之乃遷
與伊外祖同卧武士又覆傘掩鼻而去其沙着伊外祖亦成火光
二夜伊外祖亦發大熱自後獨卧武士復持傘來遮景範心想武
士不知是誰武士忽曰我奉王命而來景範思不知何王武士又

曰我王乃覺王手中所持慈悲懺般若懺也又思心字是楞嚴咒
心平日常誦今不知何故或者宜誦咒乎明日虔誠持咒夜見武
士持傘倍大次日又持但見傘不見武士明日又持至夜不見傘
併不見女子遂每日嘿持病雖未愈亦無奈何因遣去憂慮一心
清淨省察過愆禍福付之無心矣嘗憶老僧百日之言以自慰故
終日無悶至七月望日延僧禮懺景範手書問僧云我初病時見
一僧自稱雲栖老人不知何人也僧答云昔有蓮池和尚在雲栖
設教因為景範言蓮池故事景範心念之夜即夢見一老僧身甚
長大來云咄你想蓮池真學他閉門喫飯覺來不會其故忽胸中
隔塞粒食不進者三日方思食唯喫淡物乃覺安和益酸不能食
矣時母憂景範病不愈問諸卜人云有神明作祟兼有心願未完

景範思神明見咎當齋戒省過不宜殺生祈禱反造罪業至于心願別無他事惟正月初言夢一人云汝夏秋間有難若肯聽我書一蓮經可免此難曾與伊外祖言之欲書未果既發心而不行亦一缺典遂擬八月初七書起至夜忽夢伊父向之流淚景範亦悲感而覺因想父被擄未知存亡景範方欲書經願歸功父仗佛神力存則還鄉亡則起昇發此願更擇十二辛亥日是伊父本命日書起限九月廿九日完乃于廿九日午後忽心痛大作嘔血升餘一時困倦獨臥床中痛愈難忍更餘忽覺身墜床下見一老人鬚眉皓白高冠大袖手持一杖同一僧至僧向景範笑曰什麼來由慙這苦本你如今寃債已清可同我到主人處走走可靜心聽我誦經因誦金剛經余聞經教心痛漸減一面聞其誦經隨其行路

誦完而心痛忘矣僧止步見一大屋當前門邊有一對云諸惡淫為首眾善孝為先僧謂景範曰東君在內爾可進見我在外廂待又謂老人曰爾同彼進去彼已受輪迴不復自知你可求掌簿人為他明說因繇遂入內庭庭中人曰今是朔日十王來見爾等且任俄有數人冠服執笏而進內中一人昂然挺首老人指曰此忠臣楊繼盛也已而十王皆出老人乃同景範跪階下見一人冕旒坐帳中身高丈餘而濶尺餘紫白如玉侍衛甚眾老人通說來意有一戴大冠朱衣者執簿至階下謂景範曰汝欲知因果可聽我言斗左右喚劉之麟上來俄一人至即割景範舌者朱衣人曰昔有劉大臣號公超家世流寓生於嘉靖二年父祖皆富人大臣讀書納監為人有力因親父家業獲自身有才與趙文

華交厚引見嚴嵩亦莫逆遂為一方赫赫時倭夷入侵南直朝廷命張經等往討命趙文華督師文華私邀大臣同往既至江南大臣說文華曰倭兵甚寡若率本部兵先取之軍功可擅也文華從之夫為倭人所敗文華欲轉敗為功乃催張經連夜進兵張經欲待兩路兵到然後夾攻不可輕進文華御之大臣因曰不如速入京傷之文華遂入京上疏言張經玩寇殃民既而張經與兩路合兵大破倭人南方遂平乃入京奏捷朝廷以張經矯竊軍功斬之於獄大臣有三子長子之麟金氏所生嘉靖三十八年正月生將滿月而金氏死三月繼娶陶氏至十二月即生之寶後生之茂及長父欲為之麟聘柳青臣女青臣欲相壻而配大臣以之麟貌惡乃以之寶示之又為之寶聘周氏女及二子皆成婚柳氏色美而

才周氏醜惡而拙於是柳氏醜其夫之寶恨其妻陶氏性悍而智窺知隱情常與柳氏言之寶美麗一日乘之麟出遂於房中設酒拉之寶與柳氏共飲繼乃贈遺往來二月間遂成醜行時大臣知而不問也周氏恒有不平之言柳氏聞之遣婢送酒周氏飲之遂成腹痛乃疑有毒往訴陶氏陶氏素不悅之恐其將家中隱事洩露乃以好言安慰房中飲酒至夜半忽以刀刺其心埋之牀下明日乃佯尋周氏不見遂揚言頭人私棄去了周氏母家亦疑其女竟不之究之寶既亡妻與柳氏日厚之麟敬聞其風在房詰責婢女陶氏聞之乃私謂之麟曰我近日無之寶在房中走動你知否之麟言亦畧謂陶氏曰此乃家法之賊人倫大惡這畜生雖我親生令如此不肖不如無育我必殺之之麟受計而去陶氏又

召之寶曰爾盜嫂事此與命不保了之寶曰奈何奈何陶氏曰作善須徵作惡亦須懲你可特匿我床下倘有好算之寶從之陶氏乃謂之麟曰你今日伴為出外彼知你必聚一處晚間却私藏我房中至夜深我與你各執器械進房尋之麟乃伴言出外至夜來到母房陶氏遣出婢女獨與之麟遂擒之寶又將美酒固勸之麟徑醉陶氏忽扼其喉呼之寶曰下手下手之寶遂砍兄頭與陶氏潛開後門扛屍至二三里外棄在街上明日路人多來相報大臣收屍歸墓竟不知其姝奴婢在房走動者之寶恐其洩漏或暗中擊殺或毒藥害之後陶氏說大臣使柳氏與之寶成婚既成婚後家中白日鬼行百般作祟禳禱無應將及三年之寶年二十五矣一日有僧手執鐵杖到門化緣柳氏素不禮僧道見此僧逐

之僧即舉杖欲擊家人奔告大臣大臣出謂僧曰你何故在此僧曰我要取一顆寶要折一枝柳大臣不會僧曰我要見你兒子大臣乃命之寶出見之寶乃謂僧曰爾到此何幹僧曰我來化緣之寶曰爾有何能敢到此化緣僧曰能消一切冤鬼之寶以僧言奇異乃引入內問之曰我家多冤鬼師能治之僧曰治鬼甚易先當治心心為萬類之主心邪則百病正邪感心問如何是正心之法僧曰當存天理將天理人欲二字明白便是正心之法又問如何作為乃令天理僧曰但當存心乞祈不欲乞施予人之寶低頭半時僧曰我來化緣你若肯捨與我無休若不肯捨未有了期之寶曰欲化何物必當錢命書曰不化他物惟化柳氏之寶曰柳氏乃我妻子如何可捨僧曰此是正心之寶曰天理人心你捨不得他人

如何捨得之寶大驚僧處之也隨止身之已不見矣之寶乃獨坐
自思深自悔過乃曰人未嘗不心竅覺轉令偶聞僧言發悔過心
倘又聞人惡言便復沉溺矣不知到五臺訪此僧求自新法屢次
欲往父母不許在家三月餘日甚感盛坐卧不安之寶乃決曰
今日如此境界尚不奮發一死今當破黑業障入地獄豈不大悔
今只宜成就正果救度二親其後一時之命苟且度日使同陷地
獄是小順而大逆也遂決意欲行東岳山有碧雲寺其寺二僧一
曰碧岩一曰雲松二僧曾為之寶前母金氏拜斗念經亦與之寶
相識乃到寺尋二僧時碧岩已死惟雲松在乃謂雲松曰我欲到
五臺幸隨我去雲松曰爾方年少欲見明師我老矣雖死何恨遂
同至五臺時有幻余禪師主化徧觀僧衆不見前僧因留年餘聞

雲栖有蓮池設教乃與雲松往遊蓮池問自何來之寶備述前事
且求懺悔蓮池乃教之懺悔使行苦行三年披剃乃受大戒取名
大惠雲松改名大慧大惠既出家終日念佛一日問師云念佛欲
何為師云念佛則成佛又問云大惠念佛幾時成佛師曰時時可
成又問云大惠如今何不成佛師云大惠如今何不成佛遂有契
悟雲松死大惠獨住雲栖十餘年後至金粟密雲問曰何來曰雲
栖又問平日作什麼曰念佛曰善哉念佛者曰已念曰只恐不是曰
和尚自家不是曰尚頗吃齋持戒作務去後黍菰屎穢未悟往
黎山結菴而住直至崇禎二年爾雲在玄墓乃往問曰不入鷲
人浪難逢稱意魚此語如然雲曰雲無水又無魚說什麼驚人
稱意遂有醒悟曰至黎山二年而終矣死未幾聞羅天子判官議

曰少年雖造大惡終能悔過出家本曾無法利人今去為人有益而無厚福大惡言固不難斷厚福但一生出家未得大成願得長壽以成其志天子西駕至此第五令爾願修行其志可嘉增為七七大惠又言我造罪累及父母等兒嫂與妻我願赦此殺人今不知皆歸何所願我托生淨現子後使得化導其心乃命判官告曰爾前母金氏已托生沈氏若雲松已為其子爾父大臣以平生之孽墮為女身因金氏一緣托生為雲松之女汝今再當為其子陶氏受餓鬼報畢今現為驢身不可得見柳氏受餓鬼報畢托生為豬又生為羊又復為猪方生三月因其食少乃讓與母食而自飢死土神奏聞天子以畜生能行孝道使復人身今已受女身與你尚有五年夫婦時判官言畢即遣托生今爾身便是劉之

寶害兄之時萬曆八年六月廿二日也故爾今年有此難本當身死以前生願力得免前妻周氏萬曆七年六月初七日受害舊年曾來為禍但其受害非爾之故無深恨也你今妻戚氏前生以藥酒害他成腹病其怨未消尚欲為難爾兄之隣冤氣既消亦將托生以平生有孽墮為女身教該為爾妹之女明年癸酉日當生爾今宿業既消但二十年來未曾精進今去當日自努力勿退初心莫為名利所敗莫為欲愛所縛莫為意氣所得莫為晏安所毒言畢喚一童子取一金盃至開盃取一花辦置景範口即能言拜謝畢遂問父親看落來衣乃蔽面曰爾父死久矣景範乃言曾有二番書信來衣曰二番書信一足示外祖所造醫生史完白知情一是爾同宗人所為爾今回去當設靈供養休望他歸景範曰我父

何罪乃遭此難今其靈魂何在願得相見未衣曰爾父遭難乃六世以前之孽今生立心至正死得神通三日間陞淮安城隍矣爾但當存孝心修行正氣日後得見今爾母即生前之父既墮女身當勸他回心向善他因前生之孽當三世墮落今始落函主一生不暢快二世落賤主為奴婢三世落豎主為畜生畜生不修便有大苦不可救矣速乘今生挽回爾外祖乃生前同伴今又受恩亦急勸他回頭他在雲栖我曾教他金剛經千餘遍他往石門結願在東高橋終日誦經每至五更衆人夢覺之初心清淨時乃高聲擊梆念佛開人善念故今生受福報得長生又其口信甚嚴故今出言有當爭訟得勝但所信不大善根亦淺年過六旬善不補惡今生受報已畢來生便落薄了又其積德不厚不能澤及後人除

却一人舉家之人皆非貧即夭爾回去教他速了自己正事無涉他人閒務他因前生信力故早年作事賺人今信根已壞為人謀幹不但無功又招仇怨爾妻以一念之孝頓消深業得復人身但福力淺薄壽亦不永教他急速返本免來生重受畜生爾弟雖無大成亦守家之子大畧如是言畢命童子引景範出外遊行奔走如飛見罪囚數人至牢獄數處種種苦難今畧存之有一人反縛兩手肩上插一小旗旗書犯人鈕德爾呼景範曰我與爾同鄉里幸救我景範謝不能又一姓某言我嘗為僧以臨終蓋心吃素一月得為狗矣又一金某訴所穢中言我以平生貪酒至此又一沈某自粘牆上埃中穿刀景範心發慈悲念佛教殺其刀自落又一室甚大牆中地下有刀箭飛出穿入人身壁書數人名童子指曰

此陳九思在此今已出王其當入此周化被陽壽未盡未來景範
曰陽人何以先書于此童子曰陰司考生日之罪當入何獄即定
其名於何獄若人造重罪更移別所若有善功即為削罪皆于生
時先定不待既死乃移至殿前拜辭同老人出僧在門外相待景
範即拜僧曰承師引我至此請問出處僧曰我乃雲栖大慶當年
與爾同事與大淨大善同爾四人往參大智景範曰來時聞師經
殺心痛頓愈此乃甚奇僧曰爾不知麼經言心不可得何可得痛
又曰此經爾外祖念成差誤又失一忍字爾何不言景範曰向不
知今去當言之又曰今去當行孝道孝乃人之本心若無孝行他
善雖多皆偽必不成德且神明忌淫人當除淫淫乃身心兼害若
除淫則諸惡無根修德易成此二字乃升降大關頭修行起手處

爾當行之然須求明師指點住深山養靜方好若在家被塵緣汨
沒便自誤了世間居塵不染的能有幾箇景範曰是是我謹受教
正言間人人言大師到了景範仰首見雲中一老僧端坐持珠拜
求教誨師曰南無佛旁一人曰承師開示何不拜謝景範乃拜之
師伸手劈頭一下云記取景範忽驚醒乃天已明所疾頓忘遂披
衣起與家中人說所見願以筆記之時壬辰年十月初一日也
景範自註云諸獄中人細審之皆係朋友親戚恐有不便故但
存其姓餘不敢妄一字又松陵錢德唯序畧曰景範父瑞卿名
古鑑邑庠生即所論錢德唯者也瑞卿贊於平望徐南川
家故瑞卿為平望人也曾故為脚爛其被執以南景範年十
五矣號泣思父至誓血不食南川惡其傷生為作瑞卿書慰焉

朱衣人所謂醫生也元白如僧者七初瑞卿存亡景範未審而
聞喪自朱衣人始南川則再未嘗是也予里人英文可實娶
景範妹即所云劉人麟為婿明年祭酉日生令癸巳歲正
月六日癸酉始立春文可果舉一女是見其不爽云

蔣仁瑞

武林蔣仁瑞江干人移居蠟燭巷對門於壬辰年五月間嘗患鼓
脹垂危半夜見有上四鄉賣石灰者五六人排戶突入云前生負
彼債二千兩竟梓蔣出門蔣於是昏絕其家謂為已死即燒肩輿
草人等類蔣便乘之以行比至鳳山門諸賣灰者云我等徒步彼
安得獨乘轎竟前擒蔣下地蔣擁以去過江干資福廟即都土地
門前見先亡母弟及僕皆在因拉諸賣灰者云汝奉何牌票敢逮

繫平人耶我輩即當往東嶽控告喊殺震驚判官姓鍾者詰問知
果無符檄叱即放還其母護送至家比覺時已已刻兩手皆握沙
泥其家業去帳易衣熱紙錢令飯具矣越二十餘日又見前賣灰
者捧檄而至云已告准汝不得活於是遂阻

沈蘭官

武林官巷口東平廟巷姓沈小名蘭官年二十二歲係竈丁於
甲午年十月初二日見一大黑貓過前欲以其皮為縫帽遂以繩
繫貓頸不死更用尖刀刺其心免其死五月初三日夢貓云汝既
害吾吾已告准令刀何處尋得耳其人驚而息之因急賣去
原刀更市一利刃於廿一日避瘟院歸即發狂云貓已入樓
矣又上梁矣又云非為乃靈鬼矣五七人來打我矣更作鬼語云

繩不能殺故須用刀之至是遂以刀有刺而死深入喉間一寸二分

朱四

崇德十三年十四日癸未四月乙未年七月十三日入縣城申時於萬歲橋上遇雷雨忽擊一盤直擊四身四昏絕時見三冠帶人蔽其肩得不擊傷展問猶有雷公爪痕五道累累墳起蓋四平日奉三官齋精虔為神所憑被云

金三

范君果于丁酉二月二日長逝

崇德廿間屋地方農家子金三者於乙未七月得病垂危見有冥差持票至則三宛然首名也次名范君晉三問曰君晉為予田主何為亦有名字差即批其類曰毋多言與汝何與耶彼陽壽止十

八箇月汝尚有陽壽刻許耳姑暫令還三甦述此語畢奄然復逝

兗州婦

棲水胡衛公隱於卜以甲午七月就寓武林鼓樓外南首大街見一婦人年近五旬病勢已極併諸苦惱死而復生者數次云我痛苦萬端死見杭州府城隍神神云汝係山東兗州人我處無冊籍是無主孤魂不便收繫婦人困苦已極其夫無可奈何因為寫本處鄉貫作一呈求寄魂此處冀城隍札許書呈焚之應時氣絕

陸僕

海寧接濟村文學陸元夫家僕嘗至縣訟不法別投越二十年乙未六月十一日舊主即若病故是日廿四日僕到墳撫探即君形見似撲其首者即倉皇渡水走避登岸呼兩目俱瞎

周文學

海寧維塘文學周某甲午病故止歲一十歲年獲天文學故名族治家嚴正素不喜僧尼輩出入小器處居嘗有尼持舟至宅以膈入勝會請文學母夫人指香身及不夫人語未竟忽仆地大呼大相公饒我噴血滿地無作天學語數以無效到家之罪又叩頭作乞命狀母夫人驚皇呼婢應姜湯灌醒並扶下舟歸巷口追薦不應迄今二十餘日咕嚕如故吐血不止

郭天生

海寧趙郭村文學郭天生於天啟壬戌年廿二歲時卧病昏憤見有四青衣圓帽如承差者踰窓而入手捧牌票有天生名天生疑為督學催考也即隨之去四人仍從窓躍而出天生亦如之回顧

本身猶偃卧在床也此至一官衙前甚壯麗甬道寬闊數十丈四人引至左首扉宇內周圍木欄如犴狴狀因置天生其中見投文放告謁見會審者肩摩雜沓畧如人間須臾曉曉便有號燈數十盞如貢院東西文場照耀明亮頃之聞陞堂鼓九下四人牽天生出唱名天生即見此身無巾幘腰間已繫白裙矣第一門頰而督者冠帶點名年終二十許第二門黑而髯者冠帶點名年可五十許此至大殿前階級數十丈樓閣參差如帝室皇居逐人唱名繇東階上西階下天生震恐歷階而上遂見南面聽政者冕旒綠袍黑面天生始悟為閻君非文宗也因踴躍而前攀桌脚求生甚急閻君曰取簿來有判曾憐薄誰閻君云天生曰汝數已盡試閱之天生又哀懇不已閻君又云取卷來即見前項督者度恭畢捧手

本進閣君翻閱再三又呼取卷末又見前黑髯者庭叅畢捧卷數
十冊進閣君又閱再三方首肯照硃批簿上示天生云汝有陰功
再加一十八年書法鮮麗可愛天生喜躍而出至道左徘徊不識
歸路適與伊祖遇祖曰汝來安得路耶正躊躇間見有龐眉皓齒
以杖繫葫蘆者祖曰吾孫不得歸須君神藥煩為賜之老者即傾
三粒如硃砂色天生翹首見道旁大宅有天醫院三字然以渴甚
不能燕祖即向道上小兒囑其取水小兒取一碗與天生燕藥藥
下即覺心目頓開精神陡復忽然而甦香氣滿室經日不散從此
遂痊至陰功一事余亦叩之則天啟問武林大火天生時寓佑聖
觀至三元坊觀火遇閩婦負一箱內皆重寶於人叢中誤付天生
天生急辨其非而閩俗不通杭語婦人遂去天生攜藏別家仍控

原處守候果見向婦偕一女子攜手而來號泣尋覓天生令其女
守箱偕其婦往路旁認夫邀而還之纖毫不染當是此一事云

餘杭秀才

餘杭生員偶於乙未夏月出城至庄佃處見有二青衣云有票相
喚其人錯愕以為追糧也當問之僕輩青衣云我乃陰司差人汝
在生行善不應客死可速歸待我再催攝四十餘人方采勾汝其
人遠處走還家見二人已在門云汝差有信行為可耳其人即辭
父痛哭并屏當家務薄暮果瞑去至冥司四十餘人逐一唱名至
其人應曰生員有冥司云擊者非生員得毋誤耶閱判書所掌簿
知果差誤即鞭勾使三十二云汝有善事可速遣還其人出門苦求
判簿一視判不得已為指示兩條云汝曾扶替者過橋又曾檢買

棺銀一兩惟此二事為善此豈時其家已將殮矣

孫伯謀

杭州官巷口孫伯謀嘗偕友入西溪樓下買肥皂過東嶽廟伯謀心敬其神云未嘗得一瞻仰是日起太早高四更待飯未熟假寐即有人喚至一殿前榜曰森羅殿伯謀始知為冥司心惴惴不待已直前俯伏聞殿上喚陳自然云前生名也冥司因命判曹閱簿有諸判累累而出皆青紅藍面惡狀猙獰絕可駭異中唯一稍替者持簿送閱乃得放還替者私囑云我乃蔣堯卿也住武林門外賣陶器家汝死後當與我同官特相營救令代費錢一藏矣伯謀感謝而去為同行者推醒通身汗下不復更買肥皂竟與肩輿歸武林門外問至陶器家果有蔣堯卿者為主人之父已死八年矣

伯謀蓋心悸歸即買紙錢一藏上題前生陳自然今生孫伯謀奉判官蔣堯卿收用當即熬燒後數年伯謀客京邸傷寒病危見車馬如織口稱迎判曹赴任力辭得脫蔣致有驗今伯謀猶在云

潘氏女

塘棲鎮潘因仲女嫁吳家埧沈愛民次子沈烜為妻蚤夭潘氏寡居其夫伯沈烜日逐凌窘之氏歸訴其父因仲乃因仲原負沈氏千金故無抵償意欲借女一死可以賴債致激女投縵順治丙申十月女自經死因仲復詐得銀千金女寃不洩遂抱恨於父若死十百年二月初十日因仲長孫年十二歲頗聰俊無病潘氏附之口作氏語云汝家賴債詐銀不與我伸冤我今不獨死欲得長孫甘心焉巫祝之詞如出一口長孫白晝時時自縊家人惶急防閑

不敢懈至十二日早長孫索繩帶不得透痰喘結喉立死通鎮目擊無不股栗焉

二烈女

乙酉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城破先一夕外攻甚急錢應式坐庭前達曙聞八十三礮發出視一礮穿城過人有執飲食者著其身去半復穿牆數重應式入急更衣坐忽有縞衣二人各長五寸許躍而前修騰應式膝上應式驚以袂拂之墮地復騰而上又拂之躍入積薪中遂不見時城破外護甚應式倉皇出一人頭懸隣舍門近視止有是日下令屠城越三日隣舍果懸一頭而應式女淑賢伏節死外家卞氏女過舍相要以死其後人以為二縞衣者疑卽二烈女生魂南昌王于一先生云

馮南

海鹽馮南為勢家鷹犬嚇詐屠氏三百金已亥病死托夢於其子云我生前詐屠氏金令為犬於其家受報甚苦其子往屠氏覘之毛形色狀俱如夢中所言因乞贖歸屠氏以必償三百金方得請贖歸之後人以馮南呼之此犬搖尾而前至今尚在

陳敬泉

崇德陳敬泉為糧衙書手晚年皈依佛教文廟司香周祥字募刻法華經流通於世敬泉為之領袖已亥六月間敬泉夢西差人至云有一事召君對質敬泉答云就去不妨但我領袖刻經此愿未了可遲幾時經完而行何如西差人諾而去敬泉次早對祥字書之意甚快快至庚子上元法華經刻竣敬泉隨于是夜得病初五

日遂亡但不知所質何事也

阮大鍼

阮大鍼以私隙殺雷縝祚於歙清師渡江大鍼迎降以圖富貴從
征入閩過青草嶺忽頓首曰介公饒我遂跌下馬死介公縝祚字
也大鍼凶惡奸邪禍人家國寸磔未足救辜而介公現形立刻殛
死良可怖也

曹小靈

曹小二靈者溆浦人游惰好博奕丁亥春應募為兵征江西戊子
逃回辛卯七月初忽卧不起其隣炊食呼之午辰方起至水濱盥
洗喃喃曰非我一人殺汝何獨尋我遂往屠家借刀屠者慮其為
博質也故與之鈍者小二持往水濱且磨且語見者救之歸堅卧

至暮狂叫痛絕殺震隣戶啟扉視之流血床簣抽刀刺喉以手作
援筆欲書狀與之筆札書云我在江西殺二節婦今追至此因在
彼時曾得銀二兩放活十人故得未死迺控血污中取刀投出曰
爾可去尋頭目來越數日始知痛進勺飲殺啞啞如內豎詳述其
事曰初破江西擄二婦其丈夫姓王亦孝廉孫小二沈之江以長
戟擗之其二婦一妻一妹也長號請死以身奔江中不得掠置艙
底數日軍中下令不許留婦女小二恨其不受淫也與什長共起
刃之二婦忻然曰脫苦矣頃二婦魂來云不識汝姓名故尋汝三
年賴土地引至此又數日叫死

沈純齋

沈純齋仁和吏也渾名花椒末亂後歸老家中移居西湖為土工

之首唐寅年有宗室云是十三王者神宗一輩也同長史某避跡
武林為當事所得緘付市曹其長史妻買二棺併銀數百金與沈
買其夫與王之頭冀得身首一處以圖入土沈得銀且賣其棺將
尸首棄之他所給之曰已埋某地矣居數日往岳墳飲酒晚歸將
至家見二無頭鬼借其口疾呼曰還我頭來爾得我棺與銀拋棄
我路旁今與汝去見閻王也即時暈死

王士彥

王士彥海寧人訓蒙為業遇觀音三官懺會虔誠禮拜二十餘年
丁酉六月廿九日赴觀音懺會歸五鼓腹內作痛竟成痢症二十
餘日醫禱無效時刻想念觀音竊冀誠心禮拜反罹病危七月廿
一夜熟睡夢見一人頭戴紫巾身穿素服手執黃旗鳴鑼急走言

普門大士連奏玉皇憐准勅降城隍司大張榜文約千餘名彥聽
得扶病緩步將近城隍廟見往來多人俱看榜文者走至廟前有
一青衣漢子拽彥看榜首名即是士彥漢子道汝有夥伴我領汝
去交付與汝彥行步逡巡漢子使彥搭肩而行出北門外約有片
時只見門閉有鎖漢子道站立門外在此候領漢子開鎖進去領
出一老人與彥相像漢子道將恁謝我彥云有銀四錢相送漢子
道誰要你謝你看這許多病人彥將眼着屋內這漢子倏忽不見
老人並立在身竟無言語彥揭衣一看只見大便穢血淋漓容顏
枯槁彥欲回家苦不識路身傍老人又忽不見正在淚下遙望一
老翁來道欲往何處彥言原從荳腐巷來不識歸路老翁送至荳
腐巷中指引前面便是咳嗽數聲即覺乃是夢也伊妻調理月餘

精神如舊

現果隨錄

凡現在因果係親見聞者皆入此錄

靈隱晦山樵戒顯筆記

陳益修字玉筍山東濟寧州人為諸生時見回回教門楊生花等欲毀關帝廟擴大回回清真寺陳公力訟之官得寢後癸未春流賊破兗州生花等集千百眾乘變團練回回兵途遇陳公以前忿呼眾捶擊立斃之且剝去其兩目復矐以灰擲屍於其舍陳公自見身魂止二尺許守其屍中夜忽見關聖降其家謂曰我分中亦不在此一廟只難為汝好心致喪汝命然汝陽祿還未盡應有功名分吾當使汝回生陳曰感大聖厚恩但吾兩目已去縱回陽世已是盲人豈能復讀書作舉子業乎關聖亦沉吟少許乃曰無妨

吾當請觀音大士來必能賜汝自言已便騰空而去須臾復至曰
大士來矣尋見大士身披白衣如仙姥狀備極相好關聖指陳公
代為乞目大士微笑曰此極不難乃向空中一喚俄見一童子手
携大筐籃以荷葉蓮華覆上大士揭開乃皆羊眼珠也即手拈二
枚令取酒一卮吞之陳公強飲客客有聲懼然而醒而兩眶中已
得眼矣關聖送大士去乃謂陳曰汝不必復思報仇不久大清
一至此輩無噍類矣明後年汝當聯捷果也酉舉于鄉忽一人遺
之書轉瞬其人已失所在書中但見陳益修關公默佑聯科九字
隱語果中丙戌進士任戶部郎中權關荊州後生花作亂宗族十
三人寸磔於市

此事初聞之陳旻昭先生萬余弟子顧伊人刻之武安王集者

也次黃梅令徐長午亦曰此余姻親也其事極確無不目見者
但其眼珠微小直視而光外溢與平人稍異嘉善徐季方亦云
陳任戶部事時余于都中見之其目實羊睛也嗚呼陳公以
好善誠心誠廟感此奇緣大士以千手眼轉瞽復瞭神通廣大
神佛報應速於反掌可不懼哉

二

趙志清山東人以孝廉選河間府贊皇縣令居官三年廉明仁愛
萬民頌德忽一日至凌聖功太守處告退太守問何故趙曰某以
知宿世因緣故不得不歸太守益怪之問宿世云何趙曰某前生
於某法師會下為聽經學者法師有定力能通慧余二十六歲以
疾臨危師謂余曰汝道力未堅此去已入紅福以未曾修大福亦

不能登甲榜僅一孝廉知縣耳然止許三年若多一日大禍即至矣可急流勇退入山修行還得見我言迄遂終自入出母胎本性不迷歷歷皆驗今三年既滿決意入山矣太守勉白直指公李權谿註不及放歸旋有劉姓者補其闕未半月賊至城大破全家被害余友河間太守凌聖功親說此事

三

麻城西坂劉某隨族叔劉伸至真定府固城縣為主文魯密救三人命後闖賊至城潰縣令出走避難劉君押其家屬回黃途遇賊兵被殺其神魂返麻城謁東嶽帝帝曰汝救三命應得善生帝令侍吏訪城中善門無子者夾以醫生趙鳳儀號時雍報帝令取善惡簿察之見趙君魯淹死五女法當絕嗣又檢善簿見某年於大

雪中曾施錢一文與寒乞僧僧乃菩薩假裝寒相試人者也帝曰此一錢功德甚大應與其嗣遂遣劉君託生臨行帝語曰汝去九歲當有孝廉贈汝妻某歲入泮某年補廩一生享厚福後趙氏生一子纔出母胎即叫云我西坂劉某也東嶽帝遣我與趙氏為後已不必言但吾生前尚有產業借貸彼此未明速與吾妻子來趙時雍即請其妻孥至小兒歷數舊逋令妻子依券索之分毫不爽九歲果為鄧孝廉塔後功名出處一如帝命焉

此事余友梅惠連有紀事流布戊戌冬余在黃州安國寺患脾疾甚苦適張龍字鎮臺請趙君時雍在署令整余疾應手而愈余問令嗣生下地即能言真否趙君曰千真萬真余詢其名與字趙曰特為此故名曰默字弱言而東嶽冥中種種公案則皆

豚兒口述也

太倉徐成民庠友季生之子幼持齋好善與友結社念佛忽奉帝命充冥官從崇禎庚午年始畫為書生夜則判斷冥事每日至夜分中堂暗坐體氣俱冷兩眼上撐呼鬼兩造判決如流音響洪厲陰風颯然左右耳房置燈火紙筆記錄哀成大冊題曰婁東冥判九州管內處處流通判善惡報應如照膽臺覽者不寒而慄此余庚午念佛會友也為人淳厚質朴木訥寡言除讀書外止知念佛忽受冥職音吐高亮一字一句斬釘截鐵固已奇矣更奇者三教典籍從未寓目一當對簿則引經據史出入佛藏字字精鑿真不可解冥判中有數則公案出余手錄文不加點未

嘗增減一字如是者十餘年成民乃作自言初為閻君分司死去乃實受職此婁東昔年一大異事余所目擊而身相與者也

五

僧圓通常熟梅里人中年持齋忽奉閻君批文命追攝生人初至冥府見頭門外有一井亭奉符者到彼着皮襖持大棍戴虎面向井一照身即騰空渡海穿山頃刻千萬里所攝人探在棍上肩而飛行雖一二十人輕如羽也每五日一值班圓通心厭之百計求脫未能也乃出家剃髮為僧依舊供職迨至于乙酉冬同慧天師至玄墓剖石老和尚座下稟受三壇大戒畢其役頓除永不充追魂使矣

六

嘉定一老儒名朱經平生方正不苟頗信佛老忽一日見二冥使
來請便相隨前行至一大宮殿知為冥府少頃閻君打鼓陞殿司
門者報云東昌府知府進朱君聽是知府心遂不驚上至階閻君
下座相揖賓主坐定閻君曰公在任時判許昌弑母一案得無過
當朱君一聞此言前世境事忽然現前對曰許昌實不曾弑母毒
殺其母者惡妻也許昌外歸一知消耗即當黜妻首官正罪方是
孝子乃以情愛難割含糊隱忍猶同枕席是雖不親弑母而以春
秋許世子不嘗藥趙盾不越境例斷之是與於弑母之甚者也斷
曰弑母誰曰不宜閻君首肯曰公言甚當乃揖令下階勅引遍視
地府方送回陽朱君由此長齋修行杜絕世事其子為父刊實錄
請予作序故知其詳

江北僧隱圓參學天寧某年六月暴亡母在泰州報到層已粘席
矣將殮後甦細言前世曾作令某縣自侵庫銀嫁禍庫吏復計殺
之以滅口吏恨極訟之閻君追攝對理真君勸庫吏云彼既出家
為僧汝快意報復何如以法力超薦汝乎隱圓承旨遂立願三年
日禮千佛懺夜放蒙山以釋夙恨吏首肯遂得回生因乞一冥使
引遊地府到一大會處榜曰補經堂中有數百僧道乘光誦經須
臾復暗隱圓問何處祈冥使曰此陽間僧道包攬施主蔽經雖得
財而經未誦故在此補也又問頃刻即暗何也答曰以業力深厚
不許便使補完故遲久先現現而即收使久處黑獄也隱圓回生
三年酬愿畢復參學靈隱焉

天寧靈隱初子屢向余說情事皆同補經一歎世間釋道視因果為兒戲孰知陰中一一不爽如此與其久處黑陷地獄不得補經孰若乘此日月三光之下為施主了此功德之為快哉稍一捱排噬臍何及矣

麻城一富僧碧璠曾捐百金助村民築寨保衛一方徒無窮欲受戒璠不許徒夜走至杏崇和尚處稟戒而回碧璠一見大怒裂碎三衣撲破瓦鉢當晚方睡即見韋馱尊天震怒痛罵云汝是何人敢毀如來法寶耶立欲以寶杵擊之璠叩頭求懺韋天曰念汝修寨有功姑去一臂以杵輕輕向右臂一點璠狂叫而醒數日內忽右臂暗消止長七八寸手拳如小橘懸肩上至今師徒皆在焉余

師姪吼水述甚詳

寧波一小民張斌住崔尚書廊房業織蒲鞋性好修行長齋念佛夜以蒲鞋剪下草鬚念佛一數珠即記一莖裝竹籠中每歲除夕焚地藏殿寶庫內已幾十年矣適崔尚書患發背死至冥府冥君怒目數其平日過惡崔公曰能縱我回陽一修福業以贖罪乎冥君曰汝所蓄皆作業錢此間用不着汝租屋民張斌反有金錢幾倉在此能易一萬來罪可解矣崔曰但釋我回此事極易第張斌赤貧何以致此冥君曰凡人齋戒至心念佛一聲亦注一銀錢張斌至心念佛以蒲鞋鬚記數積有幾倉耳遂放崔回陽立呼張斌告曰汝陰府積有金錢可充一萬與我張斌力言無崔公曰汝以

蒲鞋巖記教燒地藏紙爐者是也張斌曰此誠有之若果有用但
隨尊意乃令書券以實銀一萬易之請僧焚券回向崔疾漸愈張
斌曰吾年已邁無用此物矣乃以其銀造一大橋費幾千金復建
一庵接衆至今號張斌橋焉

余昔館錢希聲州侯署中希翁昆弟教為余言此事丁丑余參
天童密老人亦曾過此橋蓋確實非謬者

十

蘇州一小民姓吳業澆燭故以著名僦居婁門一屋子身長齋晝
夜念佛以為人至誠吳閭內外數十大燭舖皆爭迎澆燭以燭係
供養神佛三寶必念佛數聲乃澆油一杓一生如此年七十餘忽
語店王云吾積有薄貲本為防老今以念佛功成至某日吾即去

世生善處無用此矣敬以相贈主曰汝所積者乃眾店物非吾一
家物也何敢受乎若必無用處請為汝作福吳君大喜乃以匙鑰
授主令至所居地窖取出約有千金主為分給蘇州眾大利寺僧
及菴院接衆處皆分惠作福竟吳君如期合掌念佛端然坐逝吳
門道俗送龕火化者十萬人焉

此崇禎甲戌年事也全館再中齋其僕陸運龕回稱述不已

十一

太倉上舍吳叔寶諱禹琪家貧後厚業好善預放生會然不甚通
佛法六十餘自言欲脫化鬼沐浴命延隆福寺印初法師宣授三
皈五戒竟大呼出去者再今掌逝矣頃復開目語妻兄王煙客先
生曰吾纔發永絕塵世願勇猛念阿彌陀佛在床下躍出竟是蓮

華世喻自省平日何善乃獲此世人努力言訖索木自照中夜恍
悟曰今生吳叔賢前生捨和高獲大呼快哉而逝有異香發于室
佛法一也然臨行發願真誠念佛功必烈于平時者專與不專
也平時散心念佛萬千未必得方屠者張善和十念遂得往生
獵夫聞杖上鈴響一散獲壽考傍魂者何哉蓋由死臨真喻
獄火在目大怖切心更無攀緣更無審顧暮然佛號一聲如大
震雷如泰山崩平時積業不啻陰霾透散而粟卵粉碎矣尚何
地獄不空而淨土不現哉叔賢以僧轉劫既有夙根臨行又稟
皈戒勇猛念佛蓮華湧現無足疑者世人努力實乃至言也庚
午余曾同叔賢放生海印菴王奉常父子皆有傳記見聞最確
十二

吳門王建素行謹飭忽一日無疾晝死隨青衣至冥府閻君鞠勸
係是誤攝所應攝者乃山東王健也建由是得生小冥殿見地獄
黑焰蔽空畢叫聲如雷吼三老僧跏趺大樹巔每獄人痛聲騰沸
以淨水灑之聲即停寢建近前詢之則觀音普賢地藏三大士也
建與報國茂林律師素相識見亦在冥府聚談被錫如平時建自
有回生記

十三
明周秀才諱某素方正家極貧質妻用歸家歸于屋一間拆舊竈
竈底方磚下得二元寶妻大喜因君曰此不義財也豈可得乎取
筆書銀面云若是我財須是明向來竟袖空奔門外登渡船擲
之中流而返舟子親見立呼漁翁從木模之漁翁藏銀別處詎言

不見二人大關訟之太守太守發加刑三人吐實乃押漁翁立取
銀至見面有字命貯庫是秋御史兩公急中舊例本府小虎鳴宴
每舉子有牌坊銀百金置而前署字樣二笏恰在周君前衆共驚
異後成進士

此所謂明白來也周公統世遺編成絕懸方正使染指暗物福
澤定止此矣安有後一臣事乎人人知科甲為大利當小利
現前人人忍不過嗚呼周公迂闊真大學問豈易及哉此周翼
宣業師鄉友業師古君子也累為顯言如此

十四

崑山顧瑞屏先生諱錫疇字九疇崇禎朝官大宗伯甲申國變後
闔門悲慘誓以死殉父筍洲翁自餓死瑞翁後在溫州丙戌六月

十六日為同事賀君堯祈害沉之江華亭令張訥鼎字太美公門
生也好請乩仙忽瑞翁來降太美怪問曰老師何時登道山乩曰
吾於前六月十六日被副將賀君堯害我於江中矣張問賀與師
何仇乩曰老夫前世乃天台一老僧也因托鉢回路逢巨蛇以杖
擊殺之賀即蛇後身也完對相尋因果應受可語我兩兒切勿報
仇張公立遣人至溫州蹤跡之一一不爽後君堯入海亦為人所
殺

余已丑秋在吳中開元寺硯友吳純祐來晤余以其曾為永嘉
令談及瑞翁事純祐曰此弟祈身經而目擊者也丙戌六月十
六日弟燕瑞老於江心寺片夜話別明晨報瑞翁被害弟召募
漁人捕之無影響當夜夢瑞翁坐水中余急命掖之登舟瑞翁

曰余前世為天台老僧築一坵今抵其命承公厚意營我後事者以公前世係我徒孫有方外一脈親故也明日但向某灣尋之余即在矣早起詢漁人果有其灣一尋而獲乃力助扶欄歸崑祖塋焉純祐諱國杰廩進士公後三年司理席君敬事亦遇公降此問賀因采公雷詩云我昔曾為僧彼亦在山林蟠蛇當孔道山人皆為驚老僧提錫杖隨步出山門動起無名火杖下化為塵風緣前已定從此樂天真三事一轍也溫友蔡君符親傳

十五

太倉張受先先生諱采事母至孝崇禎戊辰未發榜前有友夢會榜第三名下註孝子二字生平不甚信佛獨信關帝乙酉元旦夢

帝送一乾坤正氣扁到家公大喜逢人說項先是州中豪僕吏胥多結黨蠹民公負性剛正白於錢希聲州侯案治其罪羣小銜恨欲甘心焉是歲五月十三乘亂要劫公於路擁至城隍廟叢殿慘酷血肉糜爛有童子自外入見城隍神以身翼蔽公公僵仆不動羣小謂已死也命丐者負公屍棄之小較場關王廟側夜分廟中一僧謂同住者曰張公正人也屍棄於此恐有毀傷吾等當昇還其家然無別物可盛乃下一鉢坤正氣扁昇馬到家以酒漿灌之忽啓動得甦調養不半月而愈真神祐也明年捕兇黨駢斬於市公係余諸生特業師也素不信佛獨敬崑山西寺空林禪師謂是真僧戊子五月三十日垂危誓命請至語曰吾儒書都讀過獨未留心內典今命已垂盡靜思佛法一看最妙生死關頭斷

斷少他不得惜無及矣生平以僻克反有二業特請教僧禮梁
懺一為洗滌懺完吾即去之故此告別至西分問曰懺完未答
已完遂泊然而逝嗚呼師嚴氣正性動思濟世難以忤羣小罹
難然自此以後絕跡人世不入城闕不面當事逃荒于野卒得
全歸焉天不以此玉成其志節哉平日雖與佛法無緣而臨行
悔悟其言大善豈非夙有慧性現名士宰官身者耶昔顯頻侍
師側商確古今文藝極蒙器愛一談及佛法便面赤責讓及顯
以甲申之變勵哭別廟焚書出家師却極口讚歎甫里許孟宏
居士請余闢梅花墅為海藏菴師遺書獎曰原達以勝人宜居
勝地吾師乎惡知他生後世不為佛法中一大知己乎因相與
至深悉願末甚詳附記於此

十六

太倉吳瞻樓晚年以家事付二子篤修淨土專注西方不雜餘業
每日念佛幾萬外經則大小彌陀呪則往生觀則西方皆登簿冊
寒暑無間如是者一十二年後七十餘定課不減西方聖境累現
目前親見攢盒每格下襯錦繡上堆妙果其架大如田一畝床前
不時白蓮湧出大如石白童稚皆見乃怡然脫化子孫皆以學佛
世其家焉

此顯前母外王父也其修西方每日記課似極拙鈍而又着相
登記十有二載長久不廢卒以此而得成功可知淨土一門貴
在積功累行竟不必諱言着相也

十七

湖州白雀寺弱菴律師嗣蘇州報國茂林和尚寺中建大悲殿少
塔石一施主潘姓者捐二十金令完此公案師以東園未成衆僧
不便權借塔石作窰後施主來見問故師曰吾已另作一好功德
再尋銀完塔也施主銜恨後弱師遷化後一沙彌忽發願主事者
以芒繩縛之反鎖一室明晨沙彌忽逸出人問誰為汝解縛開鎖
乎顛僧曰弱菴和尚也衆疑誕妄弱師旋附沙彌口曰他非誕實
我也因我誤用大悲殿塔石作東淨真府常以大石壓我苦楚不
可說汝輩徒衆速為我起石淨洗供起集僧誦梵網經吾苦即脫
矣徒輩曰和尚何以附此沙彌乎師曰虧此沙彌已顛頭上無火
光吾得借彼傳信不然吾受苦無期也徒衆如命起石并集僧誦
梵網經師乃去學人笑即在白雀親見口述

十八

黃梅石氏子收一猪前二足五爪因請道士作醮乃以猪售與屠
人取貲酌道士明晨將殺矣石氏之母忽夢東禪寺六祖誠曰汝
家所賣五爪猪此殺不得者可急贖回不爾有奇禍母問師何人
祖曰我即六祖汝家連日在我殿上作齋醮道士無知妄以三清
像蒙在我面前汝還不知耶母懼然而醒念果有此事方為歎異
是夜屠人亦夢一猪身服人衣謂屠人曰昨石氏賣我在汝家我
非猪乃人也不信看我前二足係五爪汝殺不得者可急急遣我
還本主送我至東禪寺修行去屠人夢覺大驚果不敢殺凌晨牽
猪還石氏互相述夢大為詫怪乃其語猪云汝既有靈性任爾到
何處修行去猪即出門望東禪寺投奔至無人引導也主人鐵壁

師命之曰夢修今不論親疎呼夢修即應余乃與授三版五戒焉
係甲辰年五月初五日書

十九

蘇州孝廉戴星歸諱吳悅父宜甫從兄務公石房皆名士也悅生
而雋慧父質其功名于無業泐大師比判曰此子以工部終身及
長某年登賢書負性癡狂行多蕩檢大不利于鄉黨吳中呼為戴
癡既而受害者衆羅其惡款控之工部工部鞫得實加嚴刑卒
于獄忽本城某暴亡家人以身煖三日未殮已而復甦告家人曰
速買一舟吾欲往嘉興去家人皆訝曰人雖甦而語帶邪未為佳
兆也某曰吾並非邪前在真府見一奇事急欲往彼一勘驗耳家
人問故某曰吾在閻君處見本城戴癡造解至對簿閻君見其惡

款盛怒立命付油鍋殿前平地上即湧一油鍋獄卒人戴癡下鍋
戴厲聲呼南無喝囉怛那多囉夜耶一句油鍋遂散復為平地地
上湧一蓮華冥君謂獄卒曰此人惡極法當加刑然再誦咒刑復
不成矣須訪一行惡之家令他託生自受報去獄吏奏嘉興一府
吏姓某者三世為惡遠行醮求子冥君即勅令去投胎限某時日
生吾去彼正其時矣家人不得已具舟侍行至嘉興果得其吏適
生子已三日賀客填門作湯餅會與冥中限日一一不爽所言工
部終身者乃斃于工部以終其身也

昔金聖歎館戴宜甫香勤齋無業泐大師附聖歎降乩余時往
叩之與宜甫友善見其子方成童美秀而文瞳如秋水宜甫指
謂余曰此子他日必官工部而孰知泐師竟藏隱語耶然宜甫

篤信大悲呪故其子亦童而習之雖癡惡病狂而冥府油錫奉以失口誦呪而免嗚呼佛法神奇梵呪靈驗真煩惱海中夫甘露也

二十
僧某在俗時種園為業偶鄰家一猪食其菜怒以鋤槌殺之後出家往武昌北門外三官殿夜夢一黑衣人謂曰我止食汝幾莖菜便害我命我今已變為虎汝縱往天上必報汝仇也僧寤而恐有計思避皆非善地獨東門外有龍蟠磯突出江心壁立數仞非舟莫渡僧遂往栖止忽一日早起出門望江見一獸浮巨浪而來意謂是牛也近前矚之忽躍起一虎噬其僧立斃萬人皆駭係甲午年除夕也

二十一

崑山王澄川先生諱永祚官鄖陽制臺時買大楠木十餘棵置崑山中有三株最巨長十餘丈夫人吳氏篤好佛謂兒子房曰現有造大佛殿處必捨此為棟梁乃浸在西關外漪園前大節賊上公欲造水車船點兵丁取其木初百人增至二三百人拽之屹然不動土公不信親巡至崑點兵垂五百人拽之復不動土公歎曰此神木也杭州昭慶寺凌津大殿及天湧戒壇缺九架大棟係僧徒往子房告募子房曰此去母夙願也然土公等數百兵拽不動師能拽之吾即捨矣寺僧造四十餘人牽挽之立行今巍然架在兩殿為西湖巨觀子房在江陵護國寺為余親述

二十二

楚黃梅汪靜峰居士諱可受官大司馬長齋事佛偶舟次江潯日
色將晚忽見萬魚頂一木匣浮水面公命舟人撿起置於船頭一
夜蹴踏有聲似有天人朝謁心甚異之早起劈開木匣乃一部篆
書金剛經也三十二分每分各篆文一種公立請書家洪公度摹
勒刊板自作叙流通以係龍宮物也仍焚香頂禮奉還江流至今
刻本流傳於世焉

二十三

崑山魏應之居真義鎮魏子韶族姪也崇禎庚午春與子韶同榻
寢忽夢中狂笑大敬念佛子韶驚問故應之曰夢至冥府見曹官
抱生死簿至余問我在簿否官曰汝另在一簿固索之乃在縊死
簿上名下註云三年後某日當自縊書察余笑而問曰我何罪至

此官曰定業難逃問何法可免官曰除非齋戒念佛精進修行庶
或可免遂語子韶曰姪從此一志修行矣遂持長齋晚夕念佛精
進者八閱月後文社友衆味曰此夢耳何為所惑乎漸漸意改遂
開齋戒癸酉春無故為書齋門縊死屈指舊夢恰恰三年

癸酉余下帷子韶春棋堂中應之時來聚者忽一日袖一宋榻
蘇黃帖贈余曰此舊館苑長白司馬家物也余不受應之固留
余案不三日其子披髮蒙面爰報應之已縊死余大驚乃售此
帖與社友顧仲莊得二金易棺與之真大異事

二十四

麻城東郊外齊公王君長齋三載忽染惡瘡周身糜爛痛不能忍
心生退悔一親友往問疾慰諭曰公持齋人也佛天當嘿祐汝王

君曰吾持齋三載反招此惡報齋有何益乎友曰汝意不欲此齋
賣與我得否王君曰如何賣友曰算一分一日三年當得銀十兩
八錢也王君大喜遂書券得銀明日將破齋戒當晚忽見二鬼使
來大罵曰汝以薄福十箇月前命祿已盡以持齋故延捱至今今
乃賣去命算反透在汝身矣立勾攝通行王君叩頭流血求緩一
夕當退銀誓復長齋急呼親友索券友曰吾昨持券歸便於佛前
禱告焚化矣王君悔恨立死

二十五

麻城東宜州市上有一福主神甚靈其廟向河隔河市人不知迴
避排數十尿管往來人溲溺恰對廟門忽一夜福主運神力搜轉
其廟背河向野至今稱反壁廟焉

不論僧俗當修細行凡大小便利須擇隱處或面牆壁或傍竹
樹斷不可向三寶塔寺及大小神廟即虛空日月星宿等皆宜
迴避若恣意溲溺獲罪無量戒律部中極論此事觀反壁廟事
可悟

二十六

休寧趙朝奉合伴走海洋回忽熱病死同伴棄之海山沙灘揚帆
徑返趙君被海風一吹復甦見海天浩蕩四顧無人乃撥棹奔歷
盤曲上至山椒忽見平處中有大寺金碧輝煌喜曰吾得生矣乃
投寺見異相僧四五百懇求收卹一僧引至厨下令充火頭一住
數月偶問一僧曰但見衆師早食至午齋都不見何也僧曰赴施
主齋去趙君曰弟子雖未削髮為道人已數月可攜我一齋乎僧

曰可次日傍午老僧招至僻處告云我等曾羅漢也汝有夙緣吾帶汝去乃令入襦衫大袖中打坐立即騰空大海波濤聲甚洶湧旋聞雞犬人烟知是城郭有一家道場聚眾僧衆於宣疏云奉為已故趙某府君修齋禮懺乃其子為父過忌追薦也趙君動念曰安得一傳信與家人知我尚在乎老僧已知語曰汝欲傳信乎趙君曰諾令出袖置屋脊上回頭忽失老僧家人驚見屋脊有人梯視乃朝奉也一家喜踴趙君雖喜恨失羅漢又極悲苦乃畫海上寺圖捐資數萬創一大寺額曰建初現在休寧城內乃明初事也余已亥夏至寺見殿碑無教因悉顛末

二十七

御史王珙字大美號長石蘄州人官蘇松直指初苦無子以祈嗣

請於先師三昧老人老人遣開建黃梅四祖寺因念劍醫祖殿於正位必保得子公篤信願發苦心乃獨力創建備極壯麗甲於楚中殿成公旋得子又闖賊將破蘄忽一老僧跌坐公門七日公出見問何所募僧曰不募別事止化居士一門剃髮出家公曰吾忝在宦家云何一門能剃削乎老僧曰稍避大禍立至矣言訖忽不見公恍然大悟曰此必四祖現身說法也乃聚青黑衣帳幃幔盡製為僧帽將百頂一家老幼皆剃髮忽報城陷遁入城北隅四祖寺全家獲免

此余四祖現前公案也公建殿本為祈嗣乃一家九十餘口因此得全所謂買鐵得金也嗚呼曾謂佛法無靈而作福贖人也哉

余崑山友孝廉張鴻已諱立廉曾祖虛江先生諱邦憲任雲南御史其父初操一小船為業忽一村翁來僱船手攜一黃布袱問何往翁曰余年老無子止一女在某處有田一項已變價攜往婿家養老矣到岸已晚村翁竟去舟返原處次早掃船見黃布袱在手提甚重張公曰此昨老人養老物性命所繫也仍不遠五十里艤舟到泊岸處候至傍午見翁杖而返至張公曰汝物在敬來還汝也翁大感欲分惠公不受生子虛江先生登科甲為顯官孫魯得乙丑進士晉江令魯傳初任學博後亦居高位魯唯癸丑會魁歷任至八閩方伯子孫蕃衍所居地今名張浦

虛江先生教養皆寄外家初預童子試有名欲就府試到舟別

父曰已出案欲往府父驚曰兒有何病出汗耶其愚樸如此附發一笑

己卯年余初館州署次年州侯錢希聲諱肅樂以催科勞頓大發吐紅忽夢一垂髮老僧告曰汝欲病愈須受菩薩戒覺請余垂問余曰現有三昧大律師在崑山曇華亭非奇遇乎希翁急具禮屬余敦請余就道其夫人董氏最好佛每自佛堂燃大炬數十是夜復燃燭懇禱曰若請大和尚授戒夫病得愈求現瑞相禱訖見佛前致十炬上皆現蓮華佛像螺髻面目一一精細經時不壞次日昧和尚至榻前希翁一見驚喜曰此即夢中所見也為秉燭授菩薩戒病漸愈

崑山葛朗玉諱錫琬有子樺堅同心行善好刻勸善書布施集太
上感應篇廣疏法華感通錄刊板流通乙酉七月初六崑城破父
子俱匿後園草莽中兵衝入搜索獲朗玉朗玉在呼樺堅憤思救
父從草間奮然躍出曰此是我父切莫害兵曰有金銀即不殺樺
堅疾應曰有引至梅樹下以所瘞一皮箱六百金與之兵感其意
反為守門三晝夜全家六十口無損

初樺堅以二書屬余作序余草就戲語曰喬梓有此大善即有
大難無妨矣未幾果應

嘉善孫籀字殿英十二歲往嘉興府預童子試被叢人推門壓死

一晝夜魂飛空中經靈隱寺過見十八番僧以手牽挽拽轉其魂
送還原處夜半復甦身在黃王廟也後登進士榜到靈隱見飛來
峰冷泉亭宛如昔所見乃悟番僧皆羅漢也任山西學憲回復至
靈隱適遇建羅漢殿遂發心塑十八大像并懸扁暨碑以紀斯異
焉

康熙辛丑具德老和尚鼎新靈隱大殿少一石柱無從購覓杭城
屠居士名成鳳夢我冠者五人降其家語曰汝家一石柱可施我
士問何用神曰助建靈隱大殿問尊神是誰答曰北高峰五聖也
夢覺到靈隱察探果然其家祖遺一大石柱在三板橋劉家園內
立施到寺今殿之西南隅一柱刻五聖尊神勸助者是也

三十三
乙酉遍地屠戮冤鬼充斥婁東紳廉士庶屬余起薦余就大西關
外地藏殿建大水陸期場四十九晝夜後為淨土懺壇中堂誦華
嚴下堂禮誦雜經懺并作法事余夜分親聞鬼嘯一夕焚疏羣鬼
歡湧出聲市民葉華字瑞芝及庠友陶子安僕俱以不淨穢觸壇
場見神槌擊而卒

三十四

龔璋字爾茂杭州籍生長燕京性好善因曝書籍檢得梓潼帝君
勸行陰騭文讀而喜極即發廣願刊施流布為吏部當該因竭力
印施遍行諸省不下數十萬紙又轉展勸化不數年計至二百餘
萬康熙元年於廳前印文處畫見帝君綠袍玉帶降在堂中因畫

像供奉合京感動凡有禳災療疾祈嗣保壽皆至其家許願印文
一經爾茂禱告無不立應乃至盲人復明顛人頓愈神像點首枯
樹重榮種種異事庚戌二月龔公親為余說

三十五

撫州疎山白雲寺為匡仁祖師道場大殿上有多種靈異萬曆間
一僧中夜在殿門外經行香燈久暗忽現大光僧驚推開殿門見
泥塑散脂天王像立在傍剔燈後以天明其僧指出是此位又一
孝廉在殿避暑張帷天王前裸形偃卧夢一神按劍呵曰汝褻慢
至此不念是讀書人當一劔斬汝天曉睜眼視之恰卧在伏劍四
天王前孝廉踣頭流汗懺謝改行

余乙未曾一宿疎山隔十年乙巳以緇白固請說法開建禪堂

知寺中異事甚衆青龍山倒栽栢為祖師手蹟龍王鑿石成山
大井半幅架梁遍覆五峰成白雲故額白雲寺永樂中賜內帑
建殿大盜來劫見四圍皆棘門內列天兵天明來探空豁無影
乃歸心道奉禪師并捨賊船助建大殿今擁壁皆船板坐蓮葉
看經者即賊像其遺迹也

三十六

銓部李白春號瑤圃丙辰進士素不近僧後三子皆天父敬泉就
公第延華山三昧老人齋公從屏後一望驚曰此十五年前見夢
者也遂出叙款洽齋畢問曰師能代某祈嗣否昧老人答曰公家
福力大必作奇特大福方有感應公固請作何事師曰華山大殿
方造文殊普賢二大香像約費二千金公能成就保得子矣公諾

慨施出一千四百金師先為起一法名曰定智文殊像方就即生
一子乳名智即今卻肇也

公自滄桑後即杜門教子不面官府堅持一節年近九十忽見
空中旌幢羽葆儀從來迎遂冠帶怡然脫化嘗語頭曰吾經亂
破家地窖所藏揆掘殆盡止有華山所修薄善是他們挈不去
底又曰與其昔年有家而無子毋寧今日有子而無家此皆公
見利而自得受用處也

李夢桂字伯馨即銓却瑤圃公長君也有門下客號朱三鬚子與
僕輩通謀行事伯公極恨之欲置之死一日以一名刺命僕送縣
囑收朱三付獄僕匿刺偽報云已付獄又一日以名利囑討朱三

氣絕僕復為報朱三已薨于後未幾伯公病日見未三鬚子來索命家人以先共朦朧不敢言朱三尚在日為禱神祭鬼伯公根中折見卒不能解竟被朱三捉死
佛經言一切惟心造又言之喻惟心萬法惟識所以成佛成聖皆由自心縱墮三途亦由自心朱三儼然尚在伯公所見復何物耶曰朱三雖生于家人之手而已死于伯公之心外竟可解心竟不可解外鬼可送心鬼不可送伯公以自心之朱三作自己之冤對竟至自傷已命非一切惟心造而何哉卒之伯公已歸泉下而所謂活朱三者方高冠大袖搖擺衙衢不令人千古絕倒耶祖師曰莫教心病最難醫所以儒者慎幽獨禪門絕滲漏為修行第一要著也

二十八

明太倉周孝廉以家貧不能上公車鄰翁頗富以百金貸之後孝廉成進士授京官多年不還鄉鄰翁催橫禍家道耗盡因成病久卧床褥思念貸金心銜恚恨病久不能舉火恨益篤後周公回里忽憶前事問家人鄰翁在否家人具言貧病狀公蹙額曰是吾過也立以原銀外贈百金費至林前病人一見喜極咯然吐水一蛇病頓霍

余至友慧天師從吳門歸為舟舟無義時秋水澄徹見河底一小蝦麻蟲作水櫃泛起至水而一盪即成蜻蜒連爆致箇坎見一蟲泛起師戲以青蘆一頂為之隱人努力泛起復一頂而墜連頂三次後此蟲竟不泛起不識彼上岸爆出使成蜈蚣一念

之毒形骸立變真絕異事楞伽云眾生心識有不思議蓋則有
不思議變鄰翁以恨久而成蛇木毒以毒極而立變皆心識中
不思議事所謂性具也惡既如此善亦復然華嚴曰初發心時
便成正覺不於此可廓然大悟乎

三十九

太倉錢炳字伯韞生平極淳善以明經授昆陵學博七十餘陞富
陽令慈恕越格一日鞠一大盜盜詐言冤家誣陷向公求活公作
色曰汝焚燒人屋劫殺無算法應抵命盜奮然躍起樓公案錫覘
向公胸一擲公痛仆地羣吏攢盜毒毆公激起一干摩胸却一手
上吏云莫打莫打我這裏不疼矣聞者絕倒後返里篤志修行日
誦金剛經加以箋註深得義趣臨終心遂靈通草自祭文及偈頌

命取清涼水快飲洗蕩腸胃問清涼水在何處曰放生池水也取
至飲訖合掌曰我以佛力徑往清虛淨刹矣熙怡坐逝孫三錫已
爾復雋

四十

太倉黃攝六諱翼聖字子羽素為蓮社中勝友雖貴齋博學修潔
篤好雲棲教一門精修以薦辟宰蜀之新都治民以慈惠政聲藹
著相傳飯僧縣堂躬行乞匭佈蠲施繼以膜拜聞者怪之後獻賊
寇西川祈過屠戮尸骸山積教千僧感公德誓登城擊板念佛中
夜佛聲震天獻賊怪問故土人答曰以黃知縣平時好喜飯僧僧
為打板念佛以守城也賊誠勿擾寂然而過雞犬不驚後歸田堅
修淨業已亥陽月疾稍垂余與其內无王烟翁衝寒過其廬則四

壁張彌陀像為兩歸計矣乞余丙夜授菩薩戒余為極談惟心淨
觀攝公曰吾神明愈健誓願愈堅自信生西方必矣次晨與言別
剋八日必行屆期果不爽公亦為余親述之

四十一

太原先文肅公王錫爵號荆石明神廟耆輔雖貴頭終身不二色
其立朝鼎望建儲元勳載在國史茲略紀者居鄉一二逸事也公
僕與人爭訟進前層懇公必曰相府一大人猶另眼視况人乎必
先責僕公好植菊多至千餘本偶一里人向園丁乞菊丁曰明日
來明日人入園遽公低頭對菊坐其人不知驚拍公背曰老伯伯
昨許我菊花你公擡頭人驚仆公慰諭曰莫驚莫驚令童子取錢
奉送出其厚德如此梵宇無大小皆書額護持晚年命工以金銀

汁畫大士像手書心經在上施人供養不記數子緝小先生諱衡
亦榜眼孫奉常烟客翁諱時敏篤奉佛教增修世德儉歲首倡糶
官米兼煮粥濟民請瓶窰開谷大師至婁劍興佛法孝廉陸允升
字子就夢至一大寺六人挑豆至黃豆中雜以蠶豆老僧曰此皆
烟客翁前生所積業也大善記一蠶豆小善記一黃豆凡六擔子
就漏告人無不知者今子九人次子揆第八子揆次房孫原初皆
進士一門厚德榮盛未艾

烟翁全福世所希有堅修亦復希有每殊爽即盥漱禮誦聲琅
琅達戶外嘗語余曰吾十七歲持金剛經至今年垂八十未嘗
缺一日每日持誦有定課皆用鈴記非忘世勇猛修習乘願再
來能有此乎余與烟翁蓮社同事四十餘年知之最深也

四十二

常熟譚憲御號扶風家頗厚年過壯無子令族聲言欲來析產憲
御大恨立誓曰吾寧修捨到赤貧決不為若輩分析乃費五千金
欲興大悲懺壇卜地至亥墓見梵天閣後地敞面湖景致絕勝乃
陳願于剖石老人老人許之遂以香泥築地創成精麗懺壇壇就
隨懺師禮四十九晝夜是年四家側室生一子衣胞皆白元配某
氏素不生產亦發心捐千金建一白衣閣于亥墓立願云若我亦
得生育即大士有靈矣未幾亦生一子胞白如初今伯仲皆遊類
焉

四十三

撫州金谿唐置縣初便有一神現身為青蛙稱青蛙使者至今顯

靈其形頗巨色紺綠身負七金星有圓爪不類凡蛙今在水門廟
每端坐一小榻受人禱祝但降福不甚降禍有相犯者但多化蛙
亂集頭面或袖中被裡使人警覺時遇兵丁剝作二塊立成二蛙
投入沸水蛙遂滿鍋嚴冬日入淨水碗洗浴隱顯不常多寡無定
靈異非一

余以九江文燈懺道翁說丙午春仲從珠山留心往訪初至水
門廟蛙不在七日後方歸主僧復初念而示我余置左掌與說
三皈五戒寂然不動說竟走豎壁如飛

四十四

黃州南門外安國寺舊有睢陽張公祠正德初太守盧濬徧毀神
祠誤暴公于烈日中太守一與卒目不識丁神附其口罵曰爾以

我為何人敢爾肆傲耶命具楮墨走筆書云
皇天生我兮男兒君王用我兮能罷力拔山兮風雷氣貫日兮虹
霓月正明兮拔鎗將劍星未落兮擊鼓欲旗搗賊室兮焚寨竊賊
肉兮充饑食馬草兮既盡殺妻妾兮心悲誓與死戰兮身披鐵甲
願為厲鬼兮手執金鉞亦莫指我為張儀亦莫指我為張飛是張
巡兮在世與許遠而同時在東京兮押案都統事兮陰司侍蓬萊
兮殿直任鄧都兮獄推景佑真君兮人間封爵忠烈大夫兮天上
官資漫濡毫而染翰俾世人兮皆知太守觀此靈異慚愧惶懼具
牲醴鼓樂拜而昇神歸座焉
余庚午六月在江陰科試親見一友單裙紗袿嫫慢睢陽被神
擊死真君奇忠異烈日月爭光猛氣精英金剛不壞謂神明而

可侮慢豈智人也哉

四十五

余友徐亦史諱籀癸酉孝廉授黃岡令蒞任次遭民間回祿火後
躬往編戶點名及二千家遂罄家中所挈二千金散民搭蘆蓆棚
暫令棲止未久徵國課四千金入籍在衙明晨即起解大盜知之
夜統五六十人從城頭突入衙內斬劈箱篋蕩無所有以救應賊
遁次日呼解大進衙銀乃在堂前築地以蘆蓆覆蓋盜不知也

四十六

杭州俞春蛟因祈嗣立願齋僧十萬八千齋至四萬便得子某年
城中失火延燒四五里火已逼其門四僧來索齋俞曰家將燬矣
何暇作齋僧曰但去炊煮我為汝守宅保無事俞從之飯熟僧已

去反風滅火竟得無事俞大感歎復立願齋十萬八千

四十七

朱居士亦杭人也以母好善飯僧無虛日某年一僧受齋次索二碗默書字在內却對合封函以授齋主命供家堂待有難過方啟一日杭城大失火獨朱舍得全事過憶僧語開碗視之乃下一碗書火字上一碗書水字也

四十八

嘉魚尹宣子諱民典號洞庭祖太僕卿諱相父因無子廣興福事夢上帝付一僧為子隨行至中途僧頓足大悔曰吾苦修幾十載本期出世乃竟墮紅福耶決然欲返尹公苦言勸諭乃止未幾生宣子中戊辰榜進士初授涇縣令考選擢兵部職方因彈劾宰輔

奉旨收付詔獄公見生死呼吸心懷危懼乃拉友十二人日夕懇禱禮懺以祈佛佑餘同難者或放浪擗燕縱意飲啖反笑其迂後屈指禮懺諸公一一昭雪蒙恩釋放餘笑者多不免焉

又倪樸老諱嘉慶因工部註誤亦在獄公日夕精虔頂禮大士禮懺誦經忽滿壁繡出蓮華不久得釋後出家浪杖入座下主席青原號嘯峰和尚信乎佛法廣大慈悲能救苦難真乎之而立應也

四十九

三韓張龍字諱大洽協鎮黃州特忽夢一坐相韋馱持杵告曰汝住華房我反住茅屋速蓋殿與我張公問菩薩何處韋馱曰安國寺覺而立督人詣安國尋至厨下果有坐相韋馱在茅屋中頓側

欲倒大為驚異立發五十金蓋殿寺在臨率街係蘇子瞻習靜處
頽塌已極張公曰神既示夢數當興余時開法武昌寒溪寺公
躬造堅請重興安國余以歲歲秋經始創建殿堂成大禪席考之
古誌南唐時捨宅建寺者名張大用今來復興者名張大治知必
前身後身也余因哀臨舉唱和集表明斯異焉

公總鎮崇川因一大士像海上浮來甚顯靈公請至南郊復興
興壽安吉剎創殿堂浚池昭後築金鰲山成大名勝非乘風願
力何能祈至蔚建寶坊如此

五十

太倉衛汪指揮最善射施百戶最不諳射某憲臺素嚴暴巡方至
州施君憚之乃具牲醴酒醴乞神力于翼帝止求中二箭以免責

辱方禱告汪指揮粹至大笑曰為甚白日見鬼乎但以酒肉請我
我教汝射百發百中矣言訖即亂取神前酒肴大嗽侮慢而出施
大惡之後憲司下操場汪首出射連三發皆風吹斜不中方寸遂
亂全圍皆脫施信手射九矢皆中施受上賞汪細責六十棒幾斃

五十一

黃梅東山五祖係是肉身楚中初亂兵丁蹂躪上山一兵欲驗肉
身真偽妄以刀斫下一指兵下階隨顛狂自殺指久失忽為一村
媪所得以示文學蔣素公諱文素公以重賞易之命漆工仍續上
完好如初壬午秋忽夢五祖謂曰念汝有續指之功令汝登卿榜
當在八十名也已而果然素公由此篤信佛法力行善事修建平
政橋勒宣聖石像刻金剛經印施路口建亭施茶種種功德在人

耳目

五十二

孝廉張其光蘇州葑門人素好食甲魚嘗禎丙子登賢書夜夢一
黑衣人乞命曰明日吾到汝家必祈救我不抹有禍醒以語妻妻
曰姑俟之適一佃戶捕得一巨鱉狀如鍋蓋縛以稱賀其光見而
狂喜妻諫曰夜來所夢或此是乎勸放之其光曰物靈則能托夢
此蠢物也焉有是乎立命烹之盛三大盃其光一日悉鋪之當夕
遂破腹發瀉不三日瀉死

五十三

太倉衛指揮王二初生下盆即能言隔世事言前生係山東某府
大御宦公子家累巨萬最好施予廣積善果但性兇惡捶殺僮僕

無數死見閻君罰於金陵聚寶門內城隍下為蛇身既大而性不
昏厭惡欲尋死乃夜以身橫城門下五更城放為衆車碾爛蛇魂
復見閻君閻君曰汝蛇報未滿何得自尋死乎當再為蛇抵除風
業余叩首哀懇懇陳不願閻君曰汝却作得有福當受福報惜以
惡性定業未消余又懇苦求免為蛇閻君曰也罷只得帶餘報去
乃命託生太倉衛為指揮家亦豪富但胸前有一蛇皮斑剝酥滑
長七八寸闊二寸每至暑月腥氣逼人滿座掩鼻時令家僮以盆
水頻頻揩拭慚恨切齒後死此得獲職州人稱蛇皮王二焉余先
君時時援此以為訓誡

五十四

漢口僧號弘戒專化人放生一日遇屠者有豚一犬僧苦勸買放

屠者堅執不允乃語云汝與狗鼠世充豈吾不能救也合掌禮屠者三拜是夜屠人宰犬于皋下鋤忽沸木熾心頭爛七日洞穿而死漢口人感動遂醮金建舍放生菴焉余往來蓮上特寓此菴

五十五

高郵三塚鎮一村翁養一母猪生育甚繁年久致富忽夢一人語曰吾多年還汝舊債止欠一肩蘆蓆寔而疑之偶報母猪死村翁憐其有功命其子埋之子持鐵方在河畔掘坎忽一蘆蓆舡至問埋何物子以死猪對舟子曰猪雖自死吾尚可啖也竟以蘆蓆一肩易之子頂蘆蓆回父大嗟歎余西堂卓源親見言之

五十六

太倉蓬閣鎮一屠戶業宰牛從江北買牛回已抵歲暮從妻索肉

食妻答無屠人奮然持刀割牛舌付妻烹煮自往房中坐向妻粧鏡臺照面以刀修刮眉毛驀地弔牕繩墜下頭劈兩開立刻命殞鎮人衆口傳述

五十七

金陵華山居道人不信因果貪饕庫物後溺死門前戒公池中未幾託夢達照閣黎曰我已為驢明日常至常住還債天明果然呼居道人則疾走近前頻到庫房索物嗟習氣如故也酬債幾年畢仍死池中

五十八

蘇州劉錫元字玉受號心城庚戌進士初為廬陵教授應慎聘道

過黔中泊舟卸亭夢一長面人告曰某宋將曹翰也予在唐朝為商過一寺見一法師登高座講佛門四十二章經余發心設齋一堂隨聽經一座以此善因世為小吏從不脫官至宋初升為偏將軍召曹翰征江州久不下怒屠其城自此以來世世為猪受人屠殺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第一受宰者即我也有緣相遇願垂哀救劉公歎起呼僕視船頭果屠門也頃門啟擡一猪出號聲動地劉竭買載回放之園門西園內呼曹翰即應公刊因緣遍布兼載黔查偶存集中

猪業重性蠢何能現夢其能現夢者仍是聽經餘慧也余辛未時同公聽講台教於即中堂公口述其事余至西園猶及見此猪身好潔呼曹翰即應與人無異也然曹翰與曹彬從兄弟也

武惠行軍不妄殺一人勲榮冠世曹翰乃恣意屠城致墮畜類累生酬債慈忍分途苦樂異報如此嗚呼能謂無因果也哉又王丹麓居士遂生集載劉公夢中問曹翰平日見汝等受殺時何法可救曰每當屠割時苦不堪忍惟聞念佛音聲遂解其苦望公凡見屠殺割裂經湯羹熟食時乞念阿彌陀佛或準提咒不獨解苦且有脫苦之益言訖悲涕謝去

五十九

吳江南倉橋世宦沈氏有帳船若干命僕輩詣鄉索租遣一徽商附舟偶見屠者縛一大將殺商即解皮箱銀贖之不覺露白沈僕起害心遂縛商人入大麻袋沉之河底船徑去矣所放犬呻吟河岸乃退縮數十步奮身躍入中流卸袋一拖即奔上岸如是者數

次袋漸近岸往來舟子駭絕以篙一探即得麻袋見內有人為解
放倒去水人漸活袋上有沈府二字人皆知為沈宦家物也由是
引商牽犬攜袋獻之沈府主人命藏之密室不幾宿帳船歸點麻
袋獨一船少一袋主問故僕曰偶風吹落水矣主命閉宅門呼商
與犬出同謀僕六人皆頓口伏辜乃鳴官釘之板門活焚焉此余
弱冠時事也

六十一

王公諱某選蘇州府同知道經句容將近丹陽忽見羣蛙數百在
公輿前叫噪跳擲公停輿告曰果有冤指我處所衆蛙遂羣集一
處公命人掘下得一死屍口中塞一鞭柄上有脚夫名至丹陽一
詢而獲立屬縣令拷問乃一商買蛙放生靈白而被脚夫害也立

為抵命吳人因呼公曰田雞王馬先子庭訓嘗道及

六十一

儀真王曉江蘇太學授邑佐偶朴一候吏忽猛省曰吾以富致官
而復以賄賂致刑人豈不顛倒乎遂棄官學道家資數十萬悉以
檀施傾之四十不再娶暮年豫斷一巨棺置房中夜充牀榻年九
十餘坐化棺中頂如火熱者累日

余新安友吳伯兼親見口述榜嚴歲人死驗其餘熱生處立見
古偈云頂聖眼生天人心鐵鬼腹旁生森蓋裏地獄脚板亦楷
定格則也蓋心存禪寂則經清而內疑情歸愛憎必重濁而附
物輕者飛越雲不下沉重者淪墜石不上舉積之一生末後自
驗晚江居士以五十年修鍊而頂上火熱非證聖果必生淨土

是非曠世大達人哉

六十二

一賈客係遠東人路拾一小銅佛像大一寸餘繫褲帶上每食時不論魚肉必先抹佛口叫曰佛爺你先喫同伴皆笑之忽途遇一盜賈客被殺斫三刀身雖流血竟得無恙檢出腰間佛身有三刀痕賈人大哭叩頭高叫云佛爺救我也靈隱道源監寺親見口述

六十三

江寧廬府巷有一俗僧好賭博衣物蕩盡止存銅彌勒佛一軀高二尺許買與回子得銀三金回子夜昇像至家以大鐵錘擊佛頭堅硬不動迸火星回子曰想頭頂銅厚乃擊肚腹彌勒忽開口出聲大笑回子驚倒叩頭謝罪明日香花鼓吹送還本巷主僧旋

遁得惡疾而死金陵僧俗口述

六十四

常州一癱子奉興人病癱數十年一日捱到池塘洗澡摸着一磁觀音像遂供矮屋每五更東隱菴打鐘即起禮拜勤苦五年忽夢一老媪以手按摩其體呼令起來答曰吾癱已久何能起媪曰不妨今能走矣醒而立地頓能步履東隱一僧為拔刺男女驚異投金錢供養者頃刻得五六十緡江都令君母夫人施以重貲遂用建菴曰存濟今供像其中焉伊目侍者與羅揚表僧親見口述

六十五

明末一薇人姓汪就居崑山王澄老對門持齋三載擬至普陀進香其年元旦已往東門至龍橋下忽店旁起火急報促回汪

君曰吾齋三年方赴南海豈以一店易吾志乎縱被燬吾不歸矣
竟揚帆而往香畢回窺見四面店壘及王氏閭闔大門都焚盡汪
店樓房獨存萬人驚歎此在瓦目擊

六十六

癸卯余度夏安國七月望日黃州城西外回祿錯綜亂燒不推街
巷黃岡縣庭一塊墜火燒去其半赤壁江心一船亦飛火被燒獨
齋公數十家如楊雲峰任季先等皆火逼險極竟安無損甚至有
齋公住茅屋在火心者亦跳越過不燬

六十七

蘇州北寺鑄彌勒銅像爐方熾一貧女過解少小所佩一錢杖之
蓋花欄際慶也像成錢現于股之正中對去復現

此雖一錢難于富者千萬割所甚愛也華嚴知識婆須蜜女亦
施一寶錢供高行佛竟登妙果嗚呼苟發大願回向求佛孰謂
一錢少哉

六十八

順治丁亥年堯峰一行僧夜竊韋馱前燈油口出異俗俚語云莫
愛他娘次日僧忽自反縛跪韋馱前呵云汝前日在方墓偷喫一
盤麵我姑宥汝今又竊我燈油且口出惡語罪死不赦合院僧驚
懼代禮跪陳懺悔乃曰若非關聖垂慈解勸立杵死罰跪定香一
炷香將完衆扶掖上禪單又呵曰尚有香二寸在灰內依舊反縛
跪床上衆揀灰內香果二寸香是乃放傳虛白老師親見為余說

六十九

余丁未二月將下四祖赴靈隱忽一僧伴四人遊靈虛塔薦見中懸一人急解下乃常住大頭也問何姓者經乃曰見三鬼押我父索債繫我于梁也問何債曰我父吉安人名途十八為糧長先收此三人銀三百金別用去獲遺害此三人致來索債也言訖仍震掉發顛余為領眾灑淨誦呪復放解食塔暮房敷大紙錠焚馬僧見鬼拍掌領去遂立醒

七十

福州孝廉林逸王元升累上春官不第心甚憤憤一日醉往梓潼廟見帝君像指而媢罵曰今不作汝矣何為復在此受饗祀乎同上神座盡力推像踣跌粉碎二人回家大發熱帝君附體痛罵曰汝二狂生前世上作幾小福上帝報汝以孝廉且家貲不薄已過分矣何為狂妄放肆毀壞吾像惡至此極乎立付地府鞠治家人驚悸連夕堦起聖像卒不救而死丙午余在閩親聞此事

七十一

麻城二孝廉一信佛一慢佛同讀書地處嚴忽一親戚饋狗肉至信者麾令去曰莫見戲慢者曰大人不見小過信者倉皇避至門外慢者反上佛座欲夾肉戲獻菩薩繞舉至空中忽一推榻地倒仆立死少頃門外孝廉亦死同至冥府見慢者拷掠笞榜百刑皆受以頸陷枷枷上火起遍體燒爛冥君向信者曰汝信心不應來今汝來者証知彼受苦傳示人世耳勅令回陽遂甦杏崑走浮和尚及廊門面堂親述

七十二

建昌府南門外一小民姓王素行不孝乙酉七月某日買牛肉就
淨土寺僧鍋烹煮王與小兒手刮絲衣小兒忽見一緋衣婦人項
負一大鏡入戶以手指王王即跪下旋見一雷神以椎擊之大火
一噴隨出外發聲王身面俱黑立死背有字一行人不能識余是
秋適在建昌景雲寺去淨土寺數武侍者無不往觀

七十三

天峰塔在寧波城中某年九日教俗子攜酒肉歡呼其上一人即
於塔戶溲溺時秋空正朗忽霹靂擊其人墮塔死杯盤壺竿星飛
餘人盡擲之塔下塔隨回祿今復修整又四明尊者法智大師塔
在延慶寺眾舉子較藝寺中一生就塔遺溺旁有駭者曰塔靈不
可穢生曰僧去數百年遺骨既朽何靈之有溺竟震發狂悖引刀

自殺同伴掖之登舟復投水死錢希穀州侯昆仲述

七十四

余州中門人錢登九一僕名陳祥日入內充役暗地屠狗余朝夕
苦口切勸卒不改業一日食新河豚毒發痛悶欲死醫人勸食糞
漿可救陳祥蛇行至廁邊大啖糞卒不治作狗聲哀叫而死

七十五

崇禎丙子科無錫顧秀才因鄉試寫長干報恩寺僧舍偶晝寢忽
夢作白鶴飛翔空中甚快樂飛至雨花臺畔見一人家堂房嚴
麗扁對精雅一一悉記飛入內庭見教女人擁一婦分挽鶴忽眼
花遂墮盆中合家稱慶鶴驚念曰吾本來鄉試若為人後吾必死
矣乃絕叫而醒則僮僕圍哭久矣次日秀才錄扁對命僕尋訪一

一儼在乃中年無子一富翁也翁聞悲愴到寺識認厚饋秀才曰
因老身薄福招不起相公耳痛哭而去余亦在南中預試見聞歎
詫

七十六

嘉定黃韞生父中年艱于得子力行善事勤誦白衣經忽夢大士
抱一孩兒送曰念汝勤苦誦經行善尋得一絕好秀才與汝須善
養之初名金耀為名士次改淳耀中癸未進士乙酉感憤世變乃
與弟偉公同縊于北門外佛殿中

昔余於試地頻頻見韞生真金玉君子後成名進士而大士只
曰好秀才古云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如韞生者才品高出忠
節凜然真好秀才也

七十七

吳鍾巒字巒穉號霞舟毘陵人素為名宿六十餘成進士初任長
興令累遷至粵西司臬申酉間因經國變遁至周山輒自念曰吾
門人李仲達同窓馬素修皆死節今年垂八十倘一旦病歿不幾
負二人乎吾當尋一死所明白乾淨以見知己時公在周山城內
寓文廟中先聚薪為龕中設高座闕城陷即抱聖牌登龕座命僕
縱火頃刻而盡未幾降虜于毘陵張濬如家言焚身後神明上升
為玉霄宮青衣使者作詩數首存世有八十焚軀總為君念及至
今猶涕淚之句余丙午八月與公季子公及同寓虔州東溪寺見
紀實刻本

七十八

狀元史大成號立菴前生為寧波某寺僧號大成為寺收蓋接眾
飯桶若淺必至史家取滿回寺以此為常不記年載史封翁素積
德蓋一巨器盛飯供佛後用作蓋飯已五世矣一日忽見大成僧
入戶索之無跡遂誕立菴即名大成持胎齋雖中天魁戒行如故
前生一僧為道友尚相攜作伴

七十九

蘇州石湖民姓楊初以赤貧為穿窬知一老媪薄有所蓄黑夜穿
牆入房見媪燈下操紡乃匿床後伺之忽見一青面鬼歎以圈套
其項媪即停紡歎曰何苦為人不如早死遂起身尋繩穿梁作圈
登杙子上弔鬼推倒杙子以雙手掣墜其足盜狂駭忘己是盜大
駭高叫曰速救人媪有三子齊排闥入倉忙解救母得不死叩首

謝盜曰恩人恩人然如此黑夜君何自來乎盜聞言猛醒曰阿呀
阿呀我實是歹人也因貧極為小盜希圖活命適見青面鬼害汝
令堂不覺絕叫乞赦我罪放我去足矣三子曰汝救我母命是大
恩人必圖報德乃留宿款待天明以十金贈之勸做好人盜感悟
改行以金作本經理貿易致家千金石湖稱小殷戶焉此明末年
事也石湖僧俗屢述其悉

八十

金閭吳生篤信呂祖日往神仙廟禮拜莫得一見戊午四月十三
夕夢神告曰明日祖誕冠紫陽巾披藍鑲道服者呂祖也子勿差
過吳生早往候果然乃叩首懇苦求度祖初堅拒最後引至城頭
令閉目左手張傘右手持祖衣袖立即騰空少頃聞濤聲洶湧張

目偷視似在大海面浮空飛渡呂祖曰汝果欲求仙乎可跳入水
生猶豫祖曰原來是俗骨蓋頭一推而墮乃在洞庭湖灘上生乞
丐三月方達吳門

求仙求佛皆用第一念為之稍一躊躇不然退縮二祖立雪斷
臂靜靄法師因唐武成教扶腸桂樹稍落第二念能為此乎吳
生求仙遇而不遇非第二念為害哉友王孟和居士親見而說

八十一

饒州鄱陽縣路口一井亭旁有一荒墳庚子六月一商進亭飲水
見一算命瞽者與引路童子在内遂令一推算算訖商開挂箱取
銀相酬連解幾包並無碎者乃取指頂大者酬之商去不數十步
瞽問童子曰吾一生算命從未得此塊大銀此人箱中有多少銀

耶童子曰連開幾包皆整錠其銀正多耶瞽遂絕叫商人云來來
吾揣骨相如神更為汝一相商返至亭瞽者即與遍身揣摸噴噴
贊美漸揣至喉頭薦以雙手緊扼抵死不放手立刻氣絕乃與童
子拖擲荒墳叢草中正欲攫挂箱去忽軍兵一隊亦下馬入亭飲
水一兵見草路有痕疾往一探見一死屍通身火熱高叫云此荒
僻處更無別人必瞽者二人謀死乃拔刀迫脅童子曰汝為甚謀
財害命乎童子驚悸指瞽者曰是他所害非我也衆兵遂亂砍瞽
人立剝作肉泥取箱去押童子到府亦杖死

算命非殺人之術瞽者本無殺人之心一聞多金殺機遂動殺
機一動遂即滅身可知人生世間生于善死于惡生與死存乎
機周子曰誠無為機善惡機之可畏一至於此可不慎哉余法

嗣九屏鵬子住鄱湖親見來雲居說

八十二

媪吳氏濟寧人隨夫唐某至松江初性極剛暴獨好佛年四十三歸依米鎧禪師遂持長齋晝夜持誦金剛經不下小樓者六載至四十九忽告人曰吾某日去矣經云金剛不壞身吾去後可留身三年若果不壞經方靈驗遂說偈曰風捲雲霧散明月碧團圓了然無罣礙池內現金蓮遂命削髮跏坐而逝越三年放龕果不壞頂髮長半寸提督梁公遂為漆身建菴供養額曰坐化今在府學宮側

八十三

桐城方氏以事獲譴至寧固塔闔門虔懇歸命佛天朝則持準提

誦金剛暮則禮斗姆祈保生還一夕禮斗次燈已黑禮拜起燈忽自明又一深夜室中忽發異香主者急呼闔眷皆跪祝曰此俱望生還者若得滿願再求賜香言訖異香復發三祝之三應旋蒙恩釋果得生還方與三兄癸卯在黃州口述

八十四

余友許自俊字子位嘉定籍癸卯同在黃州謂余曰弟前生乃天竺寺檢字紙僧也余問何據許曰聞中夢身是僧號房前置一筐籃一竹夾旁見同邑友吳靖元字順禎亦僧服前懸一腐袋自言前生在某寺打腐供衆也取其卷揭開內有字二行云吳某欠許某米一石三斗銀一千兩登賢書後二事皆驗子位庚戌榜中會魁第六

餘杭縣玉霄宮一道士每日對龍潭誦度人經忽一龍神現身曰
老師誦經極妙只弟子一家坐立不安請至殿上誦吾當每日供
乳二斤自後供養者十載忽數日不供道士依舊對潭誦經龍神
復現道士問何以近日不供乳龍神曰此乳原非吾宮中所有因
部民董七以十四兩秤賣乳吾得抽其羨餘供養老師數日前董
七已死今其父管店用十六兩准秤吾不能復抽故不來供非敢
失信也道士大感歎

崑山王燾字延符戊午孝廉選楚中隨州知州因流寇大至度勢
不支乃死節州堂隨身一僕踰城逃難慮大兵過夜匿城下亂屍

中夜間忽見緋衣判官偕教鬼吏張燈至點死屍一一唱名登簿
鬼吏報王僕名判官曰此人前世曾積善陽壽未盡尚得還卿何
得亦死於此乎竟不登簿鬼使去僕復走因貧病不能便抵崑其
妻在家初誓堅守後因絕耗親屬勸之改嫁人眾臨門已登轎矣
僕忽到相與詫散迎眾復得完聚焉

太倉潮音菴僧允修三際瞽法師之徒也在家性惡好毆妻妻臨
死立誓曰我死必為蛇報汝允修嘗舉以語人且曰今為僧年久
離鄉又遠究不詳矣一夕法師手摸一蛇呼眾驗出勿傷他允修
卧榻恰在法師單後次日夜半燈火猶在允修絕叫云蛇來也眾
排戶視之已斃矣

自知有完對惟修行追薦方可解冤允修但以路遠年深謂可
俸免業報一至登臚何及哉

八十八

泰州一僧號某隨侍三昧先老人有年為某處地藏殿監院性頗
慳不浪用一錢遷化後每中夜人靜殿中兩禪單僧輒見監院現
形初為兩單僧整鞋面似愁苦次登上佛座以手摸地藏華冠復
嬉笑而去衆白先老人老人曰此業障必有遺物在華冠內故繫
戀不捨也令舉梯上探果有銀八十金京命修齋作追薦法事訖
自此永不復現先老人屢為顯口說

八十九

杭城市民王仰泉初為宰羊行首屠殺無算後因病見羣羊索命
心懷怯懼遂翻然改業長齋事佛親誦金剛經三歲晚因禪師啟
迪復晝夜禮拜法華年八十一先見符使來追抗聲拒云我待佛
來纔去又過五日果見大身佛現垂手接引乃怡然而逝見聞莫
不感歎

此所謂帶業往生也然張善和止臨終十念而此則積修數十
年縱有重業如多年暗室被赫日照破矣世間造業者比屋皆
是孰能如此若斬截改過勇猛修行也哉有此榜樣足徵佛言
不妄矣庚戌五月總賢師說

九十

鎮江京口渡一徽商附漁船過瓜州見網一巨魚遂開箱揀銀貫
放中有整銀不覺漏洩漁翁遂計誘高云欲放此魚須至無網船

處放之乃揚帆北向至無人處暮以大網裏商人擲之江中網順
流而下出沒波濤至守汛地處其中兵丁忽見大魚浮空一擲競
來攏網解出乃人也尚未氣絕向兵丁白其故立拘漁翁解至將
軍府殺之銀仍歸商人此即庚戌二月事也世一揭嶽二公自鎮
江來日見口說

九十一

江北沈生幼廁糞宮恃才妄作讀書蕭寺中見六祖壇經妄舉殊
筆塗抹回家暴亡示夢於父曰吾以塗抹壇經現在地獄身帶火
劫苦楚難忍父為我到寺讀書處尋出壇經洗去塗痕庶可脫苦
父悲痛不勝入寺搜訪果見原本急洗去舊痕併發心重刻一部
流通為子懺罪

九十二

平湖給諫馬嘉植字培原甲戌進士標行清正內外淳潔奉差任
外時因某衙門解欠糧陳明甫二吏至囑扑死馬公從之元旦掃
墓忽見二鬼陳寃馬公曰此某臺意非我也鬼曰此罪我二人偶
為替身原非本犯若老爺賜一駁問我即辨明以雷霆之下不容
置辯故負寃而死今我二人雖不索命老爺不久亦當謝世為蒲
圻城隍矣馬公聞言大惡之遂持齋戒謹齋寶石奇老人披削法
名行旦號僧祥清淨修持已十二年時寄靜東湖化城菴與主人
慈岸師友善忽一日以小恙食齋子夜分復見二吏現前告曰老
爺以破齋素執不能留某日當赴嶺嶺至馬公悔恨至期日見候
吏而逝

